恶童三部曲

1

恶童日记

[匈牙利] 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 著
简伊玲 译

Agota Kristof

Le Grand Cahier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Le Grand Cahier

为躲避战祸，他们从大城市来到乡间的外婆家，荒诞又残酷的生活从此展开。

外婆是我们母亲的妈妈。在来到这里住下之前，我们从不知道我们的妈妈还有一个妈妈。
我们都称呼她“外婆”。
别人喊她“老巫婆”。
她一直喊我们是“狗养的”。

透过儿童无垢之言，描述病态的世界，但是却也能在残酷刻薄的情节中读到赎罪的契机。
眼前地狱般的景象，故事中的主角却视而不见，反而以无畏的勇气去面对。——**纽约时报**

小说中的主角孪生少年和外婆，虽然行径怪异，几乎如同鬼魅，
但是却让人感受到人类在抵抗恐怖与压抑时所产生的精神火花。——**法国世界报**

以简单、浅显的文体，淬炼出一把寒光利剑，直指人类最原始的面貌。——**法国传真报**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文学

ISBN 978-7-208-08060-7

9 787208 080607 >

定价：22.00 元

[匈牙利] 雅歌塔 · 克里斯多夫 著
简伊玲 译
Agota Kristof

Le Grand Cahier

恶童日记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恶童日记／（匈）克里斯多夫（Kristof,A.）著；简伊玲译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
ISBN 978－7－208－08060－7

Ⅰ．恶… Ⅱ．①克…②简… Ⅲ．长篇小说—匈牙利—现代 Ⅳ．I51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21561号

策划编辑　李恒嘉
责任编辑　李恒嘉
装帧设计　聂永真
版式设计　张　布



恶童日记
[匈牙利]　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　著
简伊玲 译

出　　版　世纪出版集团　上海人民出版社
　　　　　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　　品　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　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　　行　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　　刷　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890×1240 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　6.625
插　　页　2
字　　数　99,000
版　　次　2009年1月第1版
印　　次　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　978－7－208－08060－7/I·588
定　　价　22.00元

目录

到外婆家

我们来自大城市，经历了彻夜的旅程。母亲红着眼睛，提了一个大纸箱，我们两个小孩则各提一只行李箱。除了这些之外，我们还抱了一本父亲的大辞典，手酸了就由另外一个人抱它。

三个人走了好久。外婆家在小镇另一端，离车站很远。这儿没有电车，也没有公交车，偶尔只有几辆军用卡车呼啸而过。

路上的行人很稀少，整座小镇都很寂静。母亲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彼此没有交谈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四周回响。

到了外婆的庭院门前，母亲说："你们在这儿等我！"

等了一会儿，我们走进庭院，绕过屋子，找了一扇窗，蹲在窗口下，从那里传来母亲的声音。

她说："我们家里没东西吃，既没面包，没肉，也没有青菜和牛奶。什么都没有，我无法再扶养他们了。"

另一个声音说："那你倒还记得我。哼！我看这十年来，你从来就没想过我，没来看过我，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。"

母亲回答："你很清楚原因，毕竟我一直深爱着父亲啊！"

那个人又说："是啊！我当然清楚得很，而且你也还记得自己有个母亲，所以现在有了问题，你就会来找我帮忙啦！"

母亲回答："我并不为自己企求什么，只是希望孩子们能躲过这场战争。我们那个城市终日战火连连，已经没有粮食了。有的把孩子送到乡下，有的寄养在父母家里，或是送往他乡，只要能够活命，无论什么地方都好。"

那个人说："那么你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呀！随便什么地方都行。"

母亲说："他们是你的外孙啊！"

"我的外孙？哼！连他们叫什么、长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，还说是我的外孙呢！他们有几个人？"

"两个，两个男孩，是双胞胎。"

那个人又问："其他的你作何打算？"

母亲问："其他的？"

"当母狗一胎生了四五只小狗，人们通常都只会留下一只或两只自己养，其他的就丢到水沟里淹死。"

那个人说完之后，笑得很夸张。母亲沉默不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又说："他们至少有个父亲吧？我想你应该还没有结婚，因为我不记得你曾经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。"

"我已经结婚了，孩子的父亲正在前线，已经有六个月没消息了。"

"我看你早该死心了！"那个人又笑了，但是，母亲却哭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我们回到庭院门前。只见母亲和一位老妇人从屋里走出来。

她对我们说："这是你们的外婆。你们就待在这里，直到战争结束。"

外婆接着说："这种日子会持续很久哦！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会叫他们做事，我这儿可不是白吃白喝的地方！"

母亲说："我会寄钱给你，行李箱里有他们的衣服，另外，床单和被子在大纸箱里。小宝贝，要听话，妈妈会写信

给你们。”

拥抱我们之后，母亲流着泪离去。

外婆却狂笑着对我们说道：“床单？被子？白衬衫和光亮的鞋子？让我来教教你们应该如何生活吧！”

我们向外婆伸舌头扮鬼脸，而她也跟着猛拍大腿，笑得更激动。

外婆的家

外婆家距离小镇的最末端走路大概只需要五分钟。

过了外婆的家，就只有尘土飞扬的大马路，而且这条路被一长排的栅栏整个切断了。想再往下走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栅栏前方，就有一个士兵在那儿放哨。放哨的士兵手持一把冲锋枪，身上配挂一副双筒望远镜。只要一下雨，他就躲进哨所里。因此我们知道，在栅栏的后方，在树丛的掩饰下，潜藏着一座秘密军事基地，而在它的后方，则是另一个国家的地界。

外婆家四周是一片广大的院子，往院子的深处走去有一条小河，涉过了小河，对岸是一片树林。

院子里不但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，而且在院子的

一个角落里，还有兔箱、鸡棚、猪圈和养羊的畜栏。我们挑了一头最肥的猪，试着爬上它的背，但是却无法坐稳。

青菜、水果、兔子、鸭子和小鸡，外婆将它们全都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还有鸡蛋、鸭蛋及羊干酪也一并出售。畜养的猪则卖给肉商。肉商通常是以金钱交易，但是有时候也拿火腿和灌肠来交换。

院子里养了一条狗，用来抓小偷。还有一只专捉老鼠的猫。我们都不常给猫东西吃，所以它常常饿肚子。

除了这些之外，在道路对面，外婆还有一片葡萄园。

通常，我们得经过又大又热的厨房才能进到屋里，厨房里的炉子整天烧个不停。厨房的窗户边摆了一张很大很大的餐桌和一条“L”形的长板凳，我们就睡在板凳上。

厨房里的一道门，可以进入外婆的卧室，但房门总是紧紧上了锁。其实，外婆也只有在晚上睡觉时才会回到她的房里。

另外有一个房间，我们可以直接从庭院进入，而不必经过热烘烘的厨房。但是这个房间里住了一个外国军官，他的房门也同样上了锁。

在外婆的房子下方有一间堆满了食物的地窖，房子上方则有一间破旧的阁楼，自从我们将通往阁楼的木梯踏条锯

断，摔伤外婆后，她就再也爬不上去了。我们则借着一条绳子爬上爬下。这间阁楼的入口恰好在外国军官卧室的正上方，阁楼上藏了我们的作文本子、父亲的大辞典，还有一些非得藏起来不可的重要物品。

我们打了一把可以打开这屋子里所有门锁的钥匙，并且在阁楼楼板上凿了一个洞。还好有这把钥匙，让我们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，在屋子里自由通行。而通过阁楼楼板的小洞，我们可以窥视外婆和军官各自在他们房间里的一举一动，从来没被发现过。

外婆

外婆是我们母亲的妈妈。在来到这里住下之前，我们从不知道我们的妈妈还有一个妈妈。

我们都称呼她“外婆”。

别人喊她“老巫婆”。她一直喊我们是“狗养的”。

外婆长得又瘦又小，头上戴着黑色三角巾，她总是穿着深灰色衣服，脚上则是一双很旧的军用皮鞋。天气一放晴，她就打赤脚走来走去。外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黑褐色的斑点，另外还有一颗一颗突起的小肉瘤，肉瘤上面甚至还长毛。牙齿好像也掉光了，至少从外表看不到牙齿。

外婆从来不洗澡也不洗脸，她只有在吃完东西或喝过东西后，才抓起头巾的一角随便抹一抹嘴巴。外婆不在屋内尿

尿，而是在屋外随便找个地方；她也一直没穿内裤，只需叉开双腿，就可以尿尿了。

外婆的衣服也从来就没换过。每天晚上，我们看见她在睡觉前脱掉外面的裙子和短上衣，睡觉时就穿着里面的那套裙子和上衣，但是她从不摘下头巾。

除了晚上，外婆平时并不太开口说话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她取下架子上的酒，然后嘴巴直接对着瓶口喝起酒来。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开始说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，这不像是那些外国士兵说的话，而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。

外婆就一直用这种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自问自答，她偶尔会笑一笑，要不就是大发脾气或是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。几乎每次喝酒喝到最后，外婆都会哭起来，然后摇摇晃晃走回她的房里，倒在床上泣不成声。就这样，外婆的啜泣声伴随我们度过一整夜。

差事

我们每天都必须帮外婆做事，否则她就不给我们东西吃，而且还会赶我们到外头睡觉。

起初，我们都不愿听从外婆的命令，结果只落得在院子里露天夜宿、只能吃一些水果和生青菜的下场。

每天早上日出之前，外婆就会出现在院子里，见到我们也不说一句话，只忙着喂养家畜、挤羊奶。然后将羊群赶到河边，把它们拴在树下，任它们吃草。接着再回到院子里浇水。之后再把采摘下来的蔬菜、水果装上她的独轮车。这辆独轮车上同时也载了满满的一篮鸡蛋还有一个小笼子，里面装着脚绑在一起的兔子、鸡和鸭。

一切装备妥当后，外婆就拖着独轮车上菜市场去。独轮

车前的粗皮带绕在外婆细细的颈子上，外婆就这样低着头，使劲地拉着车子往前走。她迈着蹒跚的步伐踏上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，路上碎石遍布，所以外婆整个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，像极了鸭子走路的模样。然而，到市场的整条路上，外婆从没停下过脚步。

一从市场回来，外婆就把卖剩的青菜煮成浓汤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水果做成果酱，她就吃这些东西填肚子。吃过饭之后，她会在葡萄树下睡一小时的午觉，醒来后，就顺便整理葡萄园。如果那儿没有什么需要整理，她就回来砍柴或再一次给院子里的动物喂食。她把羊群从河边赶回来，挤羊奶之后，自己就到森林里捡一些蘑菇和枯柴回来。外婆用羊奶做干酪，或把捡回来的蘑菇和豆子一起晒干。如果还有时间就整理菜圃，重新给院子浇水。忙完这些事情，她还会到地窖里去整理东西，直到夜幕降临。

到外婆家的第六个早晨，当外婆一走出屋子，我们早就已经浇好整座院子的水。我们把一桶猪食交到她手上之后，就把羊群赶到河边吃草，并且还帮她装好独轮车。不久，当外婆从市场回来，我们正好在劈柴。

吃中饭时，外婆对我们说："你们总该明白了吧！这一屋一瓦和这些食物都得来不易！"

我们回答她："才不是这样呢！这些工作看起来很辛苦没错，但是站在一旁看别人工作，而自己却不工作，那才更辛苦呢！更何况在工作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！"

外婆冷冷地笑一笑说："狗养的，你们是在可怜我吗？"

"我们才不会可怜你，外婆，我们只是说出心里的话，如此而已！"

过了正午，我们就到森林里去捡拾枯柴。

从这天开始，只要是我们兄弟两人能做的事我们就去做。

森林和小河

森林很大，河流很小。如果要进入森林，就非得越过那条小河。在水量较少时，我们只要在石头上跳着前进就可以过河，但是下过大雨之后，河水的高度有时候甚至会淹到我们的腰部，想要过河的话，下半身必须浸泡在又冷又浊的河水里。于是我们决定在河上造一座桥，材料就捡拾附近一些被轰炸毁损的房子的砖头和木板。

我们造的桥相当坚固，于是带外婆去走走，外婆试走了一下，对我们说：

“嗯！很好，但是你们别走太远。边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那些士兵会对你们开枪。听好！千万别迷路，我是不会来找你们的。”

在造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河里面有鱼。它们大都躲在大石头下或是有水草的阴暗处，有的则在水里树枝交错之间游来游去。我们先看准几条大鱼，然后一条一条抓进我们装满水的浇水壶里。

晚上，我们带着这些鱼回到家，外婆问我们：

“狗养的，这些鱼是怎么抓来的?”

我们回答：“用手抓呀！这很容易，只要静静等待就成了。”

外婆接着说：“好吧！以后多抓一点，能抓多少就抓多少。”

隔天早上，外婆把浇水壶放在独轮车上，一起载到市场，把我们的鱼卖了。

我们常常到森林里，从来就没迷路，甚至，我们还清楚那个方向是靠近边界。很快地，那些放哨的士兵都认识我们了。他们从不射杀我们。从外婆那儿，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辨识可食用的蘑菇和有毒的种类。

每一次我们从林子里回来，背上总会扛着一捆捆的木柴，还有一筐筐的蘑菇和栗子。扛回来的木柴，我们就整整齐齐地排在屋檐下靠墙的地方，而栗子就等外婆不在厨房时，拿到炉灶上烤一烤。

有一回，我们走到森林深处，发现地面被炸弹炸开一个大窟窿，旁边躺着一个已经死掉的士兵。他的尸体可以说很完整，独独缺了两只眼睛，想必是被林子里的乌鸦给叼走了。我们带走这个士兵身上的步枪、子弹和手榴弹，将步枪藏在一捆木柴里面，而子弹和手榴弹就藏在篮子里——蘑菇下面。

一回到外婆家，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分别将这三样东西用草秆小心包裹好，再放入装着马铃薯的麻袋里，最后把它们埋在长板凳下面，正好在那位军官的窗户底下。

污垢

以前在那个大城市的家里，母亲常常帮我们洗澡，有时淋浴，有时泡在澡盆里。她会给我们穿上干净的衣服，也替我们剪指甲。头发长了时，带我们上理发师那儿修剪。每餐饭之后，我们也一定刷牙漱口。

现在住外婆家，一切大不相同。这儿没有浴室，没有自来水，想洗澡根本不可能。要用水时，还得提着水桶到院子的井边打水。屋子里既没有肥皂，也没有牙膏，更别提浴液了。

厨房的每一件东西都很脏。不规则的红色地板砖总是粘住我们的脚，大餐桌常弄得我们双手双肘一团黏糊，炉灶上堆了一层厚厚的黑色油垢，墙壁也因为烧黑炭而熏得黑糊

糊。碗盘、汤匙、刀子经过外婆的清洗，却从未因此而更干净，平底锅的表面则积了好几层污垢，而那些已褪色的破抹布总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

刚到外婆家时，我们根本就没有食欲，尤其是看到外婆一边做饭一边用袖子擤鼻涕，擤完了却不洗手的情景时，我们就更没胃口。现在，我们完全不在意了。

天气热时，我们就到河里洗澡，然后到水井旁洗脸、刷牙。天气变冷时，就不能这样洗了。因为在屋子里找不到一个足够大的脸盆。我们没有再见到母亲带来的那个大纸箱，而装在里面的床单、被子和浴巾也不翼而飞了。

看来是外婆把它们全卖掉了。

我们变得愈来愈脏，身上的衣服也一样，于是我们从长板凳下的旅行箱里翻出一些干净的衣服穿，但很快的，箱子里的干净衣服全都穿脏了。渐渐地，我们的衣服磨破了，鞋子也破了。后来，只要情况允许，我们就打赤脚，只穿条内裤或长裤。因为常常打赤脚的缘故，脚底长出厚厚的茧，即使踏到尖刺的东西或石头也没感觉了。慢慢地，我们晒得一身黝黑，大大小小的伤口布满我们的手臂和双腿，有擦伤、割伤、虫子咬伤和一些结痂快剥落的伤口。我们的指甲从未剪过，有的是自己断裂的。此外，我们还留了一头及肩的长

发，它们被太阳晒得几乎变成白色。

上厕所的地方在院子深处，这儿没有卫生纸，所以我们摘了几片大叶子，用它们替代卫生纸。

长久下来，从我们身上不难闻到一股杂味儿，有肥料味、鱼腥味、草味、蘑菇味、烟味、牛奶味、干酪的酸味，还有泥巴、汗水、尿水混成的一股霉味。

我们肮脏的程度和外婆不相上下。

练习忍受皮肉之痛

外婆常打我们。有时她会抡起枯瘦的拳头打我们，有时用扫帚或湿抹布。她总是揪着我们的耳朵，不然就是抓着我们的头发打骂。

别人也是如此待我们，不是打我们耳光就是踢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原因何在。

这些拳打脚踢的待遇常常让我们痛得流泪。

其实，遭受摔伤、擦伤、割伤、苦役、寒冷、炎热的痛苦与这种疼痛是相同程度的。

经过这般思索后，我们决定让自己更强壮而能够不掉一滴眼泪地忍受这番折磨。

于是，我们从互打对方耳光的练习做起，然后就是练习

彼此互殴。看到我们这副鼻青脸肿的模样，外婆就问道：

“谁把你们打成这样？”

“我们自己。”

“你们自己？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外婆，别担心，这只是一种训练而已。”

“一种训练？你们疯啦？好吧！如果你们喜欢的话……”

在后来的训练当中，我们打赤膊，拿着皮带互相鞭打，每抽打一下就说：

“不痛！不痛！”

两个人就这样愈来愈用力地鞭打对方。

另外，我们还让手心从火堆边擦过，故意让自己被烧伤。我们也拿刀子割自己的大腿、手臂以及胸膛，再将酒精洒在伤口上。每洒一次酒精，我们就说：

“不痛！不痛！”

过了一些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们的确不再觉得痛了，如同是别人的疼痛，别人被烧伤、割伤，别人在忍受痛苦般地事不关己。

我们不再流过泪。

当外婆生气得大声吼叫时，我们就对她说：

“外婆，别再叫了，不如打我们吧！”

当外婆打我们时，我们就说：

“再打！外婆，我们的另一个脸颊还等着你打呢！就如《圣经》上写的，再打我们的另一个脸颊吧！”

这时，外婆会生气地大叫：

“去死吧！我看你们就带着《圣经》和另一个脸颊来领打吧！”

传令兵

我们和往常一样躺在厨房的长板凳上，两个人头靠着头，眼睛虽然合上了，却仍未入睡。过一会儿，有人推开门，我们睁开眼睛，手电筒的光随即照上来，照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我们问：“谁？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：“别怕，别怕！是两个你们，还是我喝酒太多？”

说完后，他笑了笑，当即点燃桌上的油灯，然后关掉手上的手电筒。这时，我们能清楚地看见他，他是一个外国士兵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上尉的传令兵。你们做什么躺那儿？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住在这儿，这是我们外婆家。”

“你们老巫婆孙子？我以前见过你们？住多久这里？”

“已经两个礼拜了。”

“哦，回去休假前些日子。哈！我的故乡，好玩。”

我们问：“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？”

他回答：“我母亲出生这里，在你们国家。后来到我国家工作，在酒吧里当服务生，认识我父亲，然后他们结婚。小时候，母亲教我说你们语言。你们国家和我国家是朋友，一起打敌人。你们两个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从大城市。”

“大城市，危险哦！轰！隆！”

“是啊！而且没东西吃了。”

“嗯，这里的东西很多很多，苹果、猪、小鸡……什么都可以吃。你们要住这里很久很久？或是度假？”

“我们要待到战争结束。”

“战争快结束了。睡哪儿你们？长板凳，光光的，硬硬的，冷冷的。老巫婆不让你们房里睡？”

“我们也不愿和外婆一起睡，她又臭又会打鼾。我们原本带来的被子和床单也被她卖掉了。”

传令兵从炉灶上的锅子里倒了一些热水，说道：

“我该清理房间，今晚或明天早上长官就回来。”

说完后，他出去了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又来了，递给我们两条军用的灰色毯子。他对我们说：

“告诉老巫婆，不能卖。如果她凶，告诉我，我就砰！砰！杀她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又笑了。为我们盖上毯子，熄灯后就走了。

白天的时候，我们都把毯子藏在阁楼上面。

练习心灵之痛

外婆平时叫我们："狗养的！"

而大伙儿都叫我们："老巫婆的孙子！婊子养的！"

还有些人喊我们："智障儿！小流氓！浑小子！笨蛋！脏孩子！脏鬼！下流！卑鄙！小无赖！该死的家伙！杀人坯子！"

听到这些字眼，我们满脸涨红，耳朵一阵一阵嗡嗡响，双眼直盯着地上，膝盖不停地颤抖着。

我们真的不愿再因此而脸红、颤抖，只希望能快快适应这些辱骂和伤人的字眼。

于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直视对方，然后互相辱骂，我们用的字眼一句比一句更残忍。我们其中一个先说：

“你是混蛋！你是傻瓜！”

另一个就说：“你是笨蛋！你是坏蛋。”

我们就这么不断练习，直到自己对这些辱骂不再在乎，不再感到刺耳为止。

每天大约半小时的练习之后，我们就到外头转一圈。我们故意让别人羞辱我们，直到我们注意到我们已到达不再在乎别人辱骂的地步为止。

然而，在我们心里仍旧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话语，母亲以前常唤我们：

“亲爱的！我的爱！我的宝贝！亲爱的小宝宝！”

每次我们想起这些字眼时，不免热泪盈眶。

这些温柔的话语是该忘记的，因为现在不再有人这么唤我们了，而且回忆是这般沉重的负荷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

于是我们用另一种练习让自己忘却。我们说：

“亲爱的！我的爱！我爱你们……我绝不离开你们身边……我只喜欢你们……永远……你们是我的所有……”

不断地重复这些话，让这些字眼逐渐丧失它们的意义，这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痛苦。

上学

这是三年前的事了。

那个晚上，爸爸妈妈以为我们已睡着了。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谈论我们。

妈妈说：“他们绝对无法忍受被分开的事实。”

爸爸说：“只是在上课的这段时间不在一起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被分开啊！”

妈妈又说：“他们一定无法忍受。”

“非得如此，对他们也比较好。学校的老师、心理学专家都这么认为。也许刚开始他们难以适应，久了自然就习惯了。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你的意思我能了解，但是我更了解

他们两个。他们离不开对方。”

爸爸提高声音说：“就是这样！太不正常了！他们一起思考、一起行动，简直就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，实在太不健康了！真叫人伤脑筋。唉！他们真的太让我操心，他们实在太古怪了，永远猜不透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，太早熟了。”

妈妈轻笑说：“你该不是怪他们太聪明吧！”

“这并不好笑啊！你笑什么？”

妈妈回答：“对于双胞胎而言，总会有这些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以后就会改变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没错，如果将他们分开就会有所改观。每一个独立个体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几天之后开始上学。我们两个不在同一班。但是，在班上却都坐在第一排。一长排的校舍隔在我们两人的教室之间，这种距离对我们来说似乎太残酷了，这种痛苦叫人难以承受，宛如被吊在半空中。我们再也无法忍受，我们觉得一阵晕眩，我们昏倒了，我们失去了意识。再醒来时，是在被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。

母亲赶来看我们，她温柔笑着对我们说：

“明天起，你们就可以待在同一班了。”

回到家，父亲只对我们说："装病!"

不久之后，父亲到前线去了，担任战地记者的工作。

在我们念书的两年半之间，男老师们也奔赴前线，由女老师给我们代课。后来，因为警报和轰炸接连不断，学校也停课了。

在学校里，我们学会了阅读、写字和算术。于是，住外婆家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决定继续念书而不依靠老师。

方格纸、记事本和铅笔

外婆家既没纸也没笔，于是我们来到一个叫“文具店”的铺子买这些东西。我们选了一叠方格纸、两支笔和一本又大又厚的记事本，将它们放在柜台上。柜台后面站了一位胖胖的先生。

我们跟他说：“我们需要这些东西，但是没钱买。”

店主说：“什么？可是……买东西就得付钱啊！”

我们又重复说：“我们没钱，但是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。”

店主说：“学校都不上课了，哪会有人需要纸和笔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在家上课，就我们两个自己上课。”

“回去跟你们的父母要钱！”

“我们的父亲在前线，母亲待在大城市，我们住在外婆家，她也没钱。”

店主说：“没钱就什么都别想买！”

这时，我们不搭腔，盯着他看。他也看我们。他的额头开始冒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咆哮：“别这样看我！滚出去！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打算替你做一些事来交换这些东西呀！譬如说，我们会捡枯柴、浇菜园、除杂草、扛东西……”

他又咆哮说：

“我没有菜园！我也不需要你们！还有，你们能不能说些符合你们年龄的话？”

“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啊！”

“以你们的年纪而言，使用‘打算’这个字眼正常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并没说错。”

“没错！太好了！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们的说话方式！还有，别再瞪我，滚出去！”

我们问：“你养鸡吗？”

他拿出一条白手帕擦了擦脸，语气较平缓地问我们：

“养鸡？为什么养鸡？”

“假如你没养鸡，我们可以拿很多鸡蛋来跟你交换这些我们不可缺少的文具。”

这位先生看着我们，什么都没说。

我们又继续说："鸡蛋的价格愈涨愈高，反倒是这些纸和笔……"

这时，他把我们的纸、笔和记事本都扔向门边，对我们大吼：

"出去！我不稀罕你们的鸡蛋！这些全拿走，就别再来了！"

我们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东西对他说：

"等到纸和笔用完时，我们会再来。"

上课

我们上课的教材有父亲的大辞典和我们在阁楼里发现的《圣经》。

我们给自己排了订正错字、作文、阅读、心算、数学和背诵等课程。

父亲的大辞典帮我们订正错字、了解字义，同时也让我们学习新的词汇和它们的同义词、反义词，而《圣经》则成为我们朗诵、听写和背诵的题材，所以我们很用心地研读《圣经》的每一页。

以下是上作文课的情形：

我们两个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前，桌上摆着方格纸、铅笔和我们的大记事本。除了我们，其他人都不在。

我们其中一人跟对方说："你的作文题目是'到外婆家'。"

另一人接着说："而你的是'差事'。"

然后，两个人就开始动笔。利用两个小时，两张方格纸，描述我们的观感。

两个小时一过，我们互相交换作文，对照字典为对方订正错字。最后，在纸张下方写上"好"或是"不好"。假如得到"不好"的成绩，就将它丢入炉灶里，在下堂课重写一次；若得到"好"的成绩，则将它抄入大笔记本里。

我们评定文章"好"或"不好"的标准很简单：一切须属真实。我们所描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人、事，所听到、所做过的事。

举个例子来说吧！我们不能写"外婆像个巫婆"，却可以写"大伙儿都叫她老巫婆"。另外我们不能写"大城市很美"，因为也许我们认为大城市很美，而别人却不这么认为。

同样，假如我们写"传令兵很和善"的话，这并不一定是真的，因为传令兵很可能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狠毒的一面。所以对于他，我们简单地写着"传令兵递给我们两条毯子"。

此外我们还写"我们吃了很多的核桃"，这并非表示"我们喜欢核桃"，因为"喜欢"这个字眼并不明确，而且不够简

明、客观，就如同“喜欢核桃”和“喜欢我们的母亲”是两回事：前者意味着令人愉悦的口感，而后者则是一种感觉。

表达情绪的字眼太含糊不清，所以最好避免使用这样的字，而尽量去作事物、人物、自我的描写，也就是忠实地描绘事实。

邻居和她的女儿

我们的邻居是一位比外婆年轻的妇人，她和她女儿住在小镇最边上的一间房子里。房子破烂不堪，屋顶还破了好几个洞，房子四周也是一片庭院，但是不像外婆家的照顾得这么好，邻居的院子里只有杂草丛生。

邻家妇人终日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，只是望着她眼前的景物，没人知道原因。到了晚上或下雨时，她的女儿则扶她进屋里。有时，她的女儿忘了或不在时，这妇人仍然待在屋外一整夜，无论天气如何，她依旧如此。

附近的人说，这妇人曾经怀过一个男人的孩子，结果这个男人抛弃她，她就精神失常，变成了疯子。

外婆说这妇人很懒惰，宁可过穷苦的日子也不愿去

工作。

邻家妇人的女儿比我们矮，但年纪比我们稍长。她白天在镇上的酒吧门前或街角行乞，有时她也上市场捡些别人不要的青菜和腐烂的水果带回家，有时她也偷尽一切能偷的东西。好几次，她企图偷我们园子里的青菜和鸡蛋，但都被我们赶了出去。

有一回，我们撞见她吸我们母羊的奶头。她一见到我们就马上起身，一边用手背擦嘴，一边后退说道：“别伤害我！”

接着她又说：“我跑得很快，你们抓不到我的！”

我们注视她，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她，才发现她不但有兔唇，而且还对眼，鼻子和嘴巴间挂着两道鼻涕，眼睛红红的，眼角有一堆黄黄浊浊的东西。此外，她的四肢长满了脓包。

“别人都叫我小兔子，我喜欢喝羊奶。”

她说完后笑了笑，露出满口黑牙。

“我喜欢喝羊奶，但尤其喜欢吸它们的乳头。很不错，硬硬又软软的！”

我们没搭腔。这时，她靠了过来说：

“不过，我也喜欢吸别的东西！”

才说完，她就伸出手来。我们往后退。

她说：“你们不想要？不想和我玩吗？我倒是很想，你们

长得这么俊秀。”

这时，她低着头问我们：

“你们觉得我恶心吧？”

我们说：“不，我们不觉得你恶心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太年轻、太害羞了。和我玩玩嘛！不要太拘谨了。我会教你们玩些好玩儿的。”

我们回答她：“我们没玩过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一整天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们工作、读书。”

“不像我，就只知道行乞、偷窃、玩乐。”

“你也很照顾你母亲，你是个好女孩。”

她愈来愈靠近，问道：“你们认为我很好，真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！以后你或你母亲如果需要什么东西，尽管找我们拿，我们可以给你水果、青菜、鱼和羊奶。”

听完后，她大声叫道：“我不要你们的水果，也不要你们的鱼和羊奶。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偷得到。我想要的，是要你们喜欢我。没有人喜欢我，连我母亲也一样。而我也是，我不喜欢任何人，包括我母亲，包括你们两个！我恨你们！”

练习行乞

这一天，我们穿上又破又脏的衣服，还有那一双破鞋子，刻意弄脏脸和手，然后来到大街上。我们在街上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就在那儿等候路人经过。

一有外国军官经过，我们就会把右手向前伸直向他敬礼，然后伸出左手来乞讨。最常见的情况是，经过我们面前的军官没停下，或是没看见我们，或是看也不看我们一眼。

终于，有个军官停在我们面前。他说了一些话，但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。他问我们一些问题，我们没回答，只是一动也不动摆着乞讨的动作。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，掏出一枚硬币和一块巧克力放在我们的手心上，然后摇摇头走开了。

我们又继续等候。

这时一位妇人经过，我们向她伸出手，她说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，我没什么可给你们。”

说完后，她摸摸我们的头，我们说：“谢谢。”

之后，另一个妇人给了我们两个苹果，还有一个给了我们饼干。

又一个妇人经过，我们同样向她伸手乞讨。她停下来说：

“在这里行乞，你们难道不觉得丢脸吗？到我家来吧！有些蛮轻松的工作很适合你们。例如劈柴、擦阳台，你们够高够壮，做起来不吃力的。假如你们做得很好，我会给你们浓汤和面包吃。”

我们回答她：“女士，我们并不想替你工作，我们既不想喝你的浓汤，也不想吃你的面包，我们不饿。”

她问：“那么你们为何行乞？”

“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，观察一些人的反应。”

她一听，一边走开一边大叫：“龌龊的小无赖，太放肆了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将行乞来的苹果、饼干、巧克力和硬币全都丢到草丛里。而我们头上曾被施舍的抚摸，是扔也扔不掉的。

小兔子

我们在河边钓鱼，小兔子跑来了。她没有看见我们，自己一个人躺在草地上，顺手把裙子往上撩，里面没穿内裤，屁股露出来，而且腿间有毛。我们都没有长毛，小兔子却有，只是很少罢了。

小兔子吹了吹口哨，一只狗跑过来，是我们的狗。她把小狗搂进怀里，在草地上打起滚儿。小狗又叫又跳从她怀里挣脱，踉踉跄跄跑开了。于是小兔子用一种极温柔的声音唤着小狗，一边用手指抚摸自己的私处。

小狗又跑回来了，闻一闻小兔子的私处就舔了起来。小兔子叉开双腿，将小狗的头压在自己的肚子上。这时候，她的呼吸变急促，身体也跟着开始扭动起来。小狗抬起头试着

爬上小兔子的身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兔子整个人瘫在草地上。小狗慢慢地离开了。小兔子仍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，她才一起身就看见我们，立刻涨红了脸大声叫道：

“下流的偷窥狂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”

我们回答：“我们看见你和我们的小狗玩。”

她问道：“我一直是你们的伙伴吧？”

“是啊！所以我们让你尽情地跟我们的小狗玩。”

“那你们不会告诉任何人刚才的事吧？”

“我们绝不告诉任何人，放心好了。”

她坐在草地上，哭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只有动物喜欢我。”

我们问她：“你妈妈真的是疯子吗？”

“不，她只是耳朵聋了，眼睛瞎了。”

“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也没什么。有一天，她瞎了，接着，她又聋了。她说，以后我也会和她一样。你们瞧见我的眼睛了吗？今天早上醒来，我眼里长满了脓，睫毛都黏住了。”

我们说：“有病当然就要治啊！”

小兔子回答：“也许吧！但是，到哪里找个看病不要钱的医生？再说，现在连个医生都没有。他们全都到前线去了！”

我们又接着问道："那你的耳朵呢？耳朵也有毛病吗？"

"没有，我的耳朵倒没问题，我想我母亲的耳朵也没问题，只是她装作什么都听不见。这样一来，就解决了我对她提出的一些疑问。"

瞎子与聋子的练习

我们其中一个当瞎子，另一个当聋子。训练一开始，当瞎子的拿了外婆的头巾遮住眼睛，而当聋子的则拿草将耳朵堵住。外婆的头巾上还留有她的臭味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我们手牵手出去散步。此时正是警报期间，所有人都躲到地窖里，因此街道相当冷清。

当聋子的就叙述他所看到的情景：

“这条街道又直又长，街道两侧尽是矮房子，都是平房。房子的颜色有白色、灰色、粉红色、黄色和蓝色。过了街道后，就可以看见一座公园，里面种了很多树，还有一座喷水池。天空很蓝，还飘着几朵云。哇！看到飞机了，五架轰炸机，它们飞得很低。”

扮瞎子的慢慢说，好让扮聋子的能读唇语，他说：

“我听见飞机的声音，它们发出断断续续却很巨大的声响，它马力很足，载着炸弹。现在它们全都飞走了。我又听到鸟儿的叫声。除了这些，一切都很寂静。”

聋子读了瞎子的唇语之后回答：“是的，整条街道空荡荡的。”

瞎子又说：“我听见左侧街道有脚步声靠近。”

聋子回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来了一个男人。”

瞎子问：“他长得如何？”

聋子回答：“像镇上一般的男人一样，又穷又老。”

瞎子说：“我知道，听得出来是老人的脚步声。我也听得出来他是赤脚，所以他很穷。”

聋子说：“他秃头，穿了一件破旧的军用短上衣和一条过短的长裤，而且他的脚很脏。”

“他的眼睛呢？”

“我看不到，因为他正在看地上。”

“他的嘴巴呢？”

“他的双唇紧闭，应该是没牙齿。”

“他的手呢？”

“插在口袋里，他的口袋很大，而且似乎装了一些东西，

也许是地上的苹果，也许是核桃吧！所以他的口袋才会鼓鼓的。啊！他抬起头了，他看见我们了，但是我分辨不出他眼珠子的颜色。”

“除了这些，你还看到什么吗？”

“皱纹，纹路深得像一道道的疤痕烙印在他脸上。”

瞎子说：“我听到警报器的声响，警报解除了，回家吧！”

由于先前的经历，后来我们不再需要拿头巾遮住眼睛，也不需要拿草堵住耳朵。扮瞎子的人因为眼睛被遮住而能将眼光导入心灵深处；扮聋子的人也因为耳朵被堵住而能拒绝所有的噪音。

逃兵

在森林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躺在灌木丛后。他还活着，很年轻，但没穿军服。他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我们。

我们问他："你为什么躺在那儿？"

他回答："我再也走不动了，我是从边界的另一边过来的。我已经走了两个礼拜，不分昼夜地走，而大多是在夜间行走，现在觉得整个人很虚弱，肚子又饿。我已经有三天没吃东西了。"

我们又问："为什么你没穿军服？这儿所有的年轻男子都去从军，他们都穿军服。"

他说："我再也不想去从军了。"

"你不想去打敌人？"

“我不想打任何人，我没有敌人了，只想回家。”

“你家在那儿?”

“还很远。假如我再找不到东西吃，恐怕就到不了家了。”

我们问：“那么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？没钱吗?”

“嗯！我身上没钱，而且我只能躲躲藏藏，不能暴露，免得被发现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未经许可逃离部队，现在是逃兵，万一被抓到，不是枪毙就是绞死。”

我们问：“下场就像杀人犯一样?”

“没错，就是那样。”

“但是，你不想再杀人了，你只想回家。”

“对，只想回自己的家。”

我们问：“你希望我们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吃?”

“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羊奶、水煮蛋、面包和水果好吗?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什么都好。”

我们问：“需要毯子吗？这儿晚上很冷，而且常下雨。”

他说：“也好，但千万别让人瞧见了，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好吗？连你们的母亲也一样。”

我们回答他："没有人会看到我们，我们谁也不说，而且我们也没母亲可说。"

当我们把食物和毯子带来给这位男子时，他说："你们真仁慈。"

我们回应他："我们并不仁慈，带这些东西给你，只因为你的确需要它们。"

他又说："我不知该如何向你们致谢，我绝不会忘记你们。"

这时，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

我们对他说："你知道吗？流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像我们，还未到你这个年龄就不愿再流眼泪了。"

他微笑着说："你们说得对。抱歉，我以后也不会再流泪了。今天之所以会这样，只是因为我太疲倦了。"

练习禁食

我们郑重地对外婆说："这两天我们不吃东西，只喝水。"

她耸耸肩说："不干我的事。但是你们得照常工作！"

"外婆，我们当然照常工作。"

禁食的第一天，外婆杀了一只鸡，还将它放在烤炉上烤。到了中午，她唤我们：

"来吃吧！"

一进厨房，就闻到烤鸡的香味。我们有一点儿饿，但不是太饿，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外婆切这只鸡。她说："这味道真好，你们闻得出来有多好吗？要不要一人来一只鸡腿？"

"外婆，我们什么都不想吃。"

"太可惜了，这烤鸡真的很美味呀！"

说完，外婆就用手抓鸡来吃，吃一口，舔舔自己的手指，还顺便在围裙上擦几下。然后她啃起了鸡骨头。这时她说："这只鸡太鲜嫩了，无法想像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美味。"

我们对她说："外婆，住在这里到现在，你还没烤过鸡给我们吃。"

她说："我今天不是烤了吗？是你们自个儿不吃的。"

"你明知道我们这两天不吃东西。"

"不是我的错，是你们又做了一次蠢事。"

"让自己习惯于饥饿是我们的练习之一。"

"那么你们就去习惯饥饿吧！没人会阻止你们的。"

一走出厨房，我们就到院子里干活儿。一直工作到傍晚，才发现自己真的饿了。于是我们喝了很多水。当然，这个晚上睡得很不好，梦到的都是食物。

第二天中午，外婆将昨天吃剩下的烤鸡解决掉，而我们两眼昏花地看着她吃。此刻，感觉到的已不是饥饿，而是头晕。

晚上，外婆煎了一些涂上干酪和果酱的薄饼，我们感到相当恶心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的胃痉挛，我们赶快躺在床上，沉沉昏睡过去。醒来时，外婆已经上市场了。我们很想吃点早餐，但厨房里既没面包，也没羊奶和干酪，什么都没

有。外婆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在地窖里。其实我们可以打开地窖，但决定不去动它。于是，我们生吃了一些蘸盐的番茄和黄瓜。

当外婆从市场回来时，她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早上的工作还没做。”

“你应该叫醒我们才是啊！外婆。”

“你们应该自己起床才对！不过今天例外，我还是给你们东西吃。”

结果，同往常一样，我们还是吃卖剩的青菜煮成的浓汤。我们吃得很少。

餐后，外婆说：“这是一种愚蠢的练习，而且有害健康。”

外公的坟墓

有一天，我们看到外婆从屋里出来，带着她的浇水壶和整修花园的工具。但她不是往葡萄园的方向，而是朝另一个方向走。我们远远地跟在她后面，以便探个究竟。

外婆走进了墓园，她在一座坟墓前停下来，然后摆好带来的花园工具。这座墓园很荒凉，此时只有外婆和我们。

我们躲在草丛和墓碑后面，然后一步步慢慢靠近外婆。由于外婆视力衰退，听力也很差，所以她没发现我们。

我们看见外婆拔掉这座坟墓四周的野草后，拿了一把铲子铲地，然后又种上了些花。随后，外婆到附近的水井取水回来浇这块墓地。

当这一切工作都完成，整理了工具后，外婆就在十字架

前跪下来，用一种半蹲的姿势跪着。然后，如同要诵经般，她双手合掌放在腹部。她口中念念有词，然而我们却听到一连串的辱骂。她说："人渣……坏蛋……猪……败类……该死的家伙……"

外婆一离去，我们便走上前去看那座坟墓。它维修得很好。我们看着十字架，上面写了一个名字，这是外婆的名字。也就是母亲的娘家姓氏。这个受洗的名字是由连词符号串联两个名字所组成的，这两个名字就是我们两人的受洗名字。

在十字架上还写了出生与死亡日期，我们屈指一算，外公去世时是四十四岁，距今已有二十三年了。

晚上，我们问外婆："外公长什么模样？"

外婆说："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你们没有外公。"

"我们以前有外公吧？"

"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你们出生时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所以你们没有外公。"

我们接着问外婆："为什么你要毒死他？"

她回答："哪有这回事！"

"他们说你毒死外公。"

"他们说……他们说……就让他们去说吧！"

"你没毒死他吗?"

"狗养的！别吵我！没凭没据的，他们爱怎么说都可以!"

我们又问："我们知道你不喜欢外公，为什么还清理他的墓地?"

"就是为了这个理由。因为他们说了又说，我要让他们闭上嘴巴。咦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去整理坟墓？你们在监视我?狗养的！你们敢监视我？去死吧!"

外婆生气地说道。

练习残酷

这一天是周日。我们在院子里捉了一只母鸡，然后就像外婆杀鸡那样，割开它的喉咙。我们把鸡抓进厨房，对外婆说："把它烤了吧！外婆。"

外婆一见便尖叫起来："谁准你们这么做？你们根本就没权力决定！你们这两个小无赖给我听着，在这儿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我作主。我死了我都不烤它。"

"那还不是一样。我们自己动手吧！"

说完，我们便开始拔鸡毛，外婆却立刻从我们手里把鸡抢走：

"你们不懂得从哪里下手，小流氓！我真命苦，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！"

在烤这只鸡的时候，外婆哭着说："这是最好的鸡，他们竟杀了它，原本还打算礼拜二把它带到市场卖了。"

吃这只鸡的时候，我们说："这只鸡真好吃，以后每个礼拜天都要吃鸡。"

"每个礼拜天？你们疯啦？你们要我破产吗？"

"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挑一只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"

外婆听了又哭起来，她说："我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可怜啊！可怜啊！他们分明要我死。像我这样，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，不该得到这种报应！我待他们这么好！"

"是啊！外婆，你很好，真的很好！因为以后的每个礼拜天，你都会为我们烤一只鸡。"

此时，外婆稍稍平静了。于是，我们又说：

"以后如果还有东西要杀，一定要叫我们，就由我们来执刀吧！"

她说："你们很喜欢做这种事吗？"

"不，一点也不，只因为我们必须习惯做这种事。"

她说："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新的练习。你们说得对！要懂得如何杀生，以后就能派得上用场。"

之后，我们从杀鱼学起，先抓住鱼的尾巴，然后把鱼头甩出去撞在石头上。我们很快就习惯于去杀一些像鸡、鸭、

兔这些注定要被杀来吃的动物。后来，我们也杀了不该杀的动物。我们把抓来的青蛙钉在木板上，然后剖开它的肚子。我们还把抓来的蝴蝶钉在纸板上。如此一来，它就成了我们美丽的收集品。

有一天，我们把我们的橙黄色公猫吊在树枝上。被吊时，小猫不断使劲地挣扎，整个身子屈张得很大，它因为惊吓过度，身子抽搐得很厉害。直到它不再挣扎，我们才将它取下，平摆在草地上。起先，它没有丝毫动静，突然间，它跳起来逃开了。

从这天起，我们偶尔会看见小猫站在远远的地方，却不再靠近我们的屋子，它甚至不再过来喝我们摆在门前碟子里的羊奶。

外婆便告诉我们："这只猫愈来愈凶了。"

我们说："别管它，从现在起，我们自己负责抓老鼠。"

之后，我们设计了一些捕鼠圈套，我们把抓到的老鼠丢入沸水中淹死。

镇上的孩子

我们在镇上还见过其他小孩。因为学校停课，所以镇上的孩子终日在外游荡。这些小孩年纪不等，有年纪大的，也有年纪小的。他们其中的一些人，和母亲住在镇上自己的家里，其他人就和我们一样来自外地，而大多数的小孩都来自大城市。

来自外地的小孩，很多被寄养在陌生人家里，养主待他们并不是很好，平日他们必须到田里和葡萄园里工作。

年纪大的小孩总喜欢欺负年纪小的小孩，并且常抢走他们口袋里的所有东西，有时甚至还抢走他们的衣服。年纪大的小孩也经常殴打年纪小的小孩，他们尤其喜欢欺负来自外地的小孩。

而和母亲住在镇上的小孩从不独自出门，他们一直受到母亲的保护。

没有任何人保护我们，所以我们学着如何去对付那些大孩子。

我们制造了一些武器，有磨尖的石头、装满沙子和石砾的短袜，还有在阁楼中《圣经》旁边箱子里发现的一把剃刀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用它吓走那些大孩子。

一个大热天，我们两人坐在山泉旁的树下，因为靠近涌流不停的泉水，这个地方就凉快多了。家里没井水的人也都来这里取水。在离我们不远的草地上，有几个年纪比我们大的男孩躺在那儿。

这时，小兔子出现了。她提着一个水桶走过来，她把水桶摆在泉眼的下方，等着泉水慢慢注满她的桶子。

当桶里装满水时，那群男孩中的一个人就起身走过去，在桶里吐了一口痰。小兔子立刻将水倒掉，冲洗之后再将桶子放到泉眼下面。

当再次注满桶子时，又有一个男孩起身走过去，在桶里吐痰。小兔子再次倒掉桶里的水，清洗桶子后，将它放在原处接水。只是她不再让泉水注满，而是装了半桶水，就立刻提了桶子跑开。

一个男孩追过去，抓住她的手臂，又在她的桶子里吐了一口痰。

小兔子很不高兴，说："不要太过分了！我要提回去的是能喝、干净的水！"

男孩说："没错啊！这是干净的水呀！我只不过吐了一口痰进去而已。你该不会认为我的痰脏吧！我的痰可比你家所有东西都还干净呢！"

小兔子听完后，倒掉桶里的水，站在那儿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那男孩打开裤裆，对小兔子说："亲它！假如你亲它，我就让你的桶子装满水。"

小兔子果真蹲下来了。但是男孩却退了几步说：

"你真以为我会让你的脏嘴亲它？贱婊子！"

说完，他就往小兔子的胸前踢了一脚，然后拉上裤子。

就在这时，我们走过去扶起小兔子，捡起水桶，清洗之后放到泉水下方盛水。

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对其他伙伴说："走吧！到别的地方玩！"

另一个人说："开什么玩笑？好戏才开始呢！"

前面的男孩说道："算了！我认识他们，两个危险分子！"

"危险分子？这两个蠢货？我一个人应付就够他们瞧了，

你们等着看吧！”

说完，这男孩走过来，想在桶子里吐痰，但是我们其中一个先绊了他一脚，另一个立刻用沙砾袋殴打他的头，才几下子，他就昏倒在地。其他男孩盯着我们看，其中一个跨了一步打算走向我们。但是，他另一个伙伴说：“小心！这两个卑鄙的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有一次，他们还用石头打破我的头。而且他们还有一把剃刀，只是还没使出来。他们会毫不眨眼地割断你的喉咙。他们简直就是疯子！”

这群男孩听了之后就离开了。

随后，我们装满一桶水交给小兔子。她问我们：

“你们为什么不立刻过来帮我？”

“我们想看看你如何保护自己。”

“同时面对三个大男孩，我又能怎样？”

“你可以拿水桶砸他们的头，抓他们的脸，或是往他们的鸡鸡上踢几脚，再不然就是大声喊叫，或者逃开，过一会儿再回来提水。”

冬天

天气愈来愈冷了，我们翻遍了行李箱，把所有能找出来的衣服——几件套头毛衣和几条长裤——都往身上套。然而，我们却无法在自己破旧的鞋子上再套第二双鞋，因为除了这双破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鞋子。而且，我们因为没有手套和帽子可以戴，所以手脚也冻得几乎没了感觉。

天空变得一片灰暗，街道上也变得很冷清，小河结冰，森林覆盖上一层白雪。除非木柴快用完了，否则我们不会再走进林子里。

我们告诉外婆："我们需要两双长筒靴。"

她回答："一下要这个，一下又要那个，然后呢？我哪来这些钱？"

“外婆，木柴也快用完了。”

“那只好省着点用。”

后来，我们不再外出。我们在屋里做其他事情。我们利用木柴雕出一些汤匙、切面包板，然后读书直到深夜。而外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赖在床上，她很少到厨房做饭，我们的耳根也因此清静多了。

这段时间，我们吃得很不好，没有青菜、水果，就连母鸡也不下蛋了。而外婆每天给我们的食物，就只有几粒干豆和几颗摆在地窖里的马铃薯。但是，地窖里却堆满了熏肉和一瓶瓶的果酱。

邮差偶尔会过来一趟，他一到门前，总是不断地按他自己的车铃，直到外婆走出屋子。这时，邮差会用舌头舔湿他的铅笔尖，在一张纸上写些东西，然后把笔和纸递给外婆，让她在纸张下方画上一个十字。邮差每次交给外婆的不是钱就是包裹或信。然后，他就一边吹口哨，一边骑着自行车往镇上的方向离去。

收到钱或包裹，外婆就在她房里拆封；如果收到信，她就把它扔到炉灶里烧掉。

我们总是这样问外婆：“为什么你每次收到信的时候，连看都不看就扔进炉子里?”

她回答："我不识字，也没上过学，什么也不会，只好做工。我可不像你们这么好命！"

"我们可以帮你读这些信啊！"

"任何人都不准看这些信！"

我们又问："那么，是谁寄钱给你？是谁寄包裹给你？又是谁寄这些信给你？"

外婆不说话。

第二天，趁外婆在地窖忙的时候，我们溜到她的房里搜寻。在她的床下，我们发现一个打开的包裹，里面有高领毛衣、围巾、帽子和手套。我们不向外婆提起这件事，以免她知道我们手上有一把可以开她房门的钥匙。

晚餐后，我们耐心地等着。外婆就像往常一样，喝完白兰地就东摇西晃走向她的房间，然后从腰上取下钥匙打开房门。这时，跟在她身后的我们立刻上前推她一把，她整个人倒在床上，我们则装作进去找东西，并且假装无意间发现了那个包裹。

于是，我们对她说："太不仁慈了吧！外婆，我们一直很冷，又没有保暖的衣服，所以无法外出，而你却想卖掉母亲编织好寄给我们的所有东西。"

外婆没回答我们，然后哭了起来。

我们接着又说："是我们的母亲寄钱来，她还写信给你。"

这时，外婆说："她才不是写给我的。她明明知道我不识字，甚至以前，她也从不曾写信给我。而现在她会来信，是因为你们住在我这儿。再说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她写什么信，也不需要任何她寄来的东西。"

邮差

从那天起，我们开始守在花园门前等候邮差。他是一个戴着软帽的老人。现在，他骑着一辆在行李架两侧挂有两只邮袋的自行车出现了。

他一出现，等不及他按车铃，我们就迅速跑过去按住他的车铃。

他问道："你们外婆呢？"

我们说："别管她，把你带来的东西给我们。"

他说："没什么东西。"

话一说完，他立刻动身打算离去。但是我们将他从车上拉下来，让他跌落在雪地中。这时候，他的自行车也倒下来压在他身上。他嘴里不停地咒骂。

我们翻开他的邮袋，找到一封信和一张汇票。我们拿着那封信对他说：

“给钱！”

他说：“不行，这得问你们外婆！”

我们说：“但这封信是寄给我们的，是我们母亲寄来的。如果你不交给我们，我们就让你起不来，直到你在这里冻死为止。”

他说：“好吧！好吧！快扶我起来，我的腿被自行车压碎了。”

于是我们先抬起自行车，再扶起这位邮差先生，他很瘦，很轻。

站起来之后，邮差先生就从口袋里掏出钱交给我们。

一拿到钱，我们问他：“签字？还是画十字？”

他说：“随便，画个十字好了，这样比较妥当。”

接着他又说：“你们这么保护自己是对的，所有的人都认识你们的外婆，没有人比她更吝啬了。这是你们母亲寄来的？她真好，我看着她长大。其实她离开这个地方是对的，否则她会因为那些闲言碎语而永远嫁不出去……”

我们问：“什么闲言碎语？”

“就像别人说的一样，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。我的意思

是，你们的外婆毒死了你们的外公。这是一桩老掉牙的事了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大家都叫她老巫婆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想听到别人说外婆的坏话。”

邮差先生调整了他的自行车方向后说道：

“好吧！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件事了。”

我们回答：“我们早就清楚了。但是，从今以后得把寄来的东西全部交给我们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我们会杀了你，懂吗?”

邮差先生说道：

“我想你们做得出来，杀人坯子！以后你们会拿到邮件的，我才不管呢！而那个老巫婆，关我什么事。”

说完后，他一边推着车子，一边拖着那条被我们弄伤的腿离去。

第二天，我们穿得很暖和，带着母亲寄来的钱到镇上买长筒靴。至于母亲的信，则被我们两人轮流藏在自己的衬衫里。

鞋匠

鞋匠的住处和工作的地方都在一起，都在靠近车站一间房子的地下室里。这个房子的空间很宽敞，在一个角落，摆的是他的床，另一个角落，则是他的厨房，而他的工作场所就在贴近地面的通气窗前。鞋匠坐在一张矮凳子上，四周散了一地的鞋子和工具。他从快要滑下来的眼镜的上缘打量我们，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破短靴。

我们说："先生，早安！我们想要一种橡胶制的，防水的，又能保暖的长筒靴，你卖这种鞋吗？我们有钱。"

他说："当然有！不过这种有里子、可保暖的靴子很贵唷！"

我们说："我们要穿这种靴子，因为我们的脚冻坏了。"

说完，我们立刻把带来的钱摆在矮桌子上。

这位鞋匠说："这正好够买一双。但是只有一双靴子，你们两个人够用吗？你们的尺寸一样，就轮流穿着出门吧！"

"不可能，我们无法离开对方而独自出门，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在一起。"

"再去跟你们的父母要钱吧！"

"我们没有父母，我们住外婆家，别人都叫她老巫婆，她不会给我们钱。"

鞋匠惊讶地说道："老巫婆是你们的外婆？喔！可怜的孩子！你们竟然穿这种鞋子从她家到这儿？"

我们说："是啊！我们是这么走来的。没有长筒靴，我们就无法度过冬天，因为我们必须到森林里找木柴，也必须到外头铲雪，我们真的很需要……"

鞋匠接着说："两双保暖又不透水的长筒靴。"

鞋匠笑了笑，然后递给我们两双长筒靴说道：

"穿穿看！"

我们试穿之后，觉得这靴子很适合我们，于是对鞋匠说：

"我们带走这两双靴，等到明年春天卖了鱼和鸡蛋，再给你第二双靴子的钱，或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带些木柴过来。"

鞋匠把钱还给我们，他说："喏！拿去吧！我不要你们的

钱，不如拿这些钱去买两双好袜子。送你们这两双靴子是因为你们真的很需要它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喜欢收别人的礼物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们不喜欢向别人道谢。”

“那么你们什么也不必说。走吧！哦，不，等一会儿！我这里还有一些夏天穿的凉鞋和拖鞋你们一起带走，还有系带皮鞋也拿走吧！这些鞋子都耐穿，如果还有你们想要的鞋子就全带走吧!”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们呢?”

“因为我用不着，我就要离开这儿了。”

我们问他：“到哪儿去?”

“天晓得！反正有人会来带我走，然后……杀了我。”

我们问：“谁要杀你？为什么?”

他说：“别问了，快回去吧!”

于是，我们带走了拖鞋、凉鞋和系带皮鞋，当然，还有穿在脚上的长筒靴。离开之前，我们在门前停下脚步，对鞋匠说：

“我们希望你不会被带走，如果真的被带走，我们也希望你不会被杀死。再见了，鞋匠先生，谢谢你，真的非常谢谢

你！”

当我们回到家，外婆一见到我们就问：

“你们上哪儿偷来这些东西？该死的坏蛋！”

“这些不是偷来的，是别人送的礼物！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吝啬，外婆！”

偷窃

有了长筒靴和保暖的衣服之后，我们又可以外出了。我们在结冰的小河上滑行、玩耍，还到森林里捡木柴。

我们带了一把斧头和一把锯子进入森林。在森林里，已经无法捡到掉落在地上的枯木，因为地上的雪积得太厚了。因此我们爬到树上锯断干枯的树枝，然后用斧头劈开。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冷，甚至还流汗。所以我们脱掉手套，放在口袋里，免得一下子就磨坏了。

有一天，我们带了两捆柴，在回家的途中拐了个弯去探望小兔子。

一到她家，发现她家破屋前的积雪积得很高，没有人铲除，而且地上见不到任何足迹，烟囱顶上也没有烟雾升起。

我们敲了敲门，没人响应，于是我们进入屋里。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整个屋子很黑，但是，我们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黑暗。

这间屋子是厨房，也是寝室，在最阴暗的角落里摆了一张床。我们走过去唤了几声，在被子和旧衣服的覆盖下，有东西在移动。小兔子从被窝里伸出脑袋。

我们问她："你母亲也在被窝里?"

她说："嗯!"

"她死了吗?"

"我不知道。"

我们搁下枯柴，接着便在炉灶里点燃火，因为屋子里和屋外一样冷。然后，我们跑回外婆家，到地窖里拿了几颗马铃薯和一些干豆，还挤了一些羊奶，带着这些食物回到小兔子家。我们温了羊奶，放一些雪块在平底锅里，倒入干豆一起煮开。马铃薯就放进烤炉里烤。

不久之后，小兔子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来到炉灶边坐下。

小兔子的母亲并没死，我们喂了她一些羊奶之后就告诉小兔子：

"这些东西一煮好就吃了它，也喂你母亲吃。我们会再来的。"

我们用鞋匠退还的钱买了几双袜子，但是钱并未全都花掉，还剩下一些。于是我们到杂货铺买了一点面粉，然后随手取了一些不付钱的盐和糖。我们还上肉铺买了一小块肥肉，也同样拿走了一大串不付钱的灌肠。最后，我们又回到小兔子家。这时，她们母女两人已经吃完所有的东西了。小兔子的母亲躺在床上，而小兔子正在清洗碗碟。

我们告诉她：“以后的每一天，我们会给你带一捆木柴、一些干豆和马铃薯过来。但是，其他东西就得用钱买。我们没钱，这么一来，就没办法进杂货店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买些东西才能偷别的东西。”

小兔子说道：“你们真聪明。其实你们是对的，因为别人根本不让我进杂货店。真没想到你们也会去偷东西。”

我们说：“为什么不？这可以练习我们机灵的反应。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钱。”

小兔子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去找神父要钱。偶尔我答应掀裙子给他看时，他就会给我钱。”

“他对你作这种要求？”

“是啊！而且他有时还会把手指伸进来，然后给我一些钱，要我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。快！快去告诉神父，小兔子和她母亲需要钱。”

勒索

神父住在教堂边一间称作堂区的大房子里，我们就到那儿找他。

一到那儿，我们拉拉绳铃，一位老妇人开门，她问："你们想做什么?"

"我们想见神父。"

"有什么事吗?"

"有人快死了。"

这位老妇人引我们进入等候室，然后她敲了一扇门叫道：

"神父，有人需要临终涂油礼。"

门后有个声音回答："我马上就来，叫他们等一下。"

等了几分钟，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一脸严肃地从他房里

走出来。他在一身黑色的衣服上面，穿了一件镶金边的白袍。他问我们："人在哪儿？你们送他来了吗？"

"是小兔子和她母亲。"

他说："我在问她们的真实姓名。"

"我们也不知道。她母亲又瞎又聋，她们住在小镇的最后一间屋子，现在快饿死、冻死了。"

神父说："虽然我真的不认识这两个人，但是我还是准备为她们做临终涂油礼，走吧！带我去！"

我们说："她们还不需要临终涂油礼，她们需要一些钱。我们已经为她们带了木柴、马铃薯和干豆，但是我们无法再为她们带东西了。所以小兔子叫我们到这儿来找你，因为你偶尔会给她一些钱。"

神父说："有可能。我给过很多穷人金钱，但是却无法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。拿去吧！"

神父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给我们，我们收下了，然后对他说：

"太少了，这些太少了。连买个圆面包都不够。"

他说："真令人遗憾啊！穷苦的人太多，而虔诚的信徒几乎都不再奉献了。而今，所有的人都处于困厄之中。你们走吧！愿上帝降福你们！"

我们说："你给的这些钱只够我们今天用，所以我们明天还会再来一趟。"

"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明天再来？我不会让你们进来，马上给我出去！"

"明天我们一定会再来的！我们会不停拉铃，直到你开门为止。我们也会敲你的窗子，踢你的门，要不然就是告诉所有人，你对小兔子所做过的一切。"

"我从未对小兔子做过什么，甚至不知道她是谁！你们听到的都是她编的谎言，而且也没有人会把无知顽童说出来的话当回事，没有人会相信你们！这一切也都是小兔子撒的谎！"

我们说："是真是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诽谤，而所有的人都喜欢听别人的丑闻。"

这时，神父坐了下来，一面用手帕拭去脸上的汗水。他说：

"太可怕了！你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吗？"

"是的，神父，我们在勒索。"

"你们小小年纪就……这太可悲了！"

"没错！可悲的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小兔子和她母亲真的很需要钱。"

神父一听完，就起身脱掉自己的外套说道："这是上帝给我的考验！你们要多少钱？我并不是很富有。"

“以刚刚你给我们的那个数字算来，总共需要十次，一个礼拜算一次，我们不会勉强你的。”

于是神父掏出钱给我们。他说：“你们每个礼拜来一次，但是千万别以为我和你们妥协了。这么做算是救济。”

我们回答他：“神父，我们正等你这么说。”

谴责

有一天下午，许久未见的传令兵出现了，他一进厨房就说：

“你们帮吉普车卸货好吗?”

于是我们穿上长筒靴，随他走到停在庭院门前马路上的吉普车旁。他交给我们几只木箱和纸箱，要我们放到军官的房里。

我们问他：“今晚军官会来吗？我们从来就没见过他。”

传令兵说：“冬天，军官不会这儿住，或许永远不来。他失恋了，也许会遇到另一个吧！哎！就当我没说，这不太适合告诉你们。拿木柴去房间取暖吧!”

我们拿了木柴到军官房里，然后在铁制火炉里生火。传

令兵则拆开木箱和纸箱，从里面取出几瓶白兰地和啤酒放在桌上。此外，还有一大堆吃的东西，有灌肠、肉类和蔬菜罐头，还有一些米饭、饼干、巧克力、糖和咖啡。

这时，传令兵打开一瓶酒，独自喝了起来。然后说道：

“我嘛……现在就把这些罐头在大锅盆里倒，再把锅子放酒精炉上热。今天晚上我和同伴吃、喝、欢唱，庆祝胜仗。我们有新奇武器，就要赢战争了。”

我们问：“这么说，战争快结束了？”

他说：“没错，快了！你们为什么这样盯桌上食物？如果饿，就吃巧克力、饼干或灌肠吧！”

我们说：“有不少人死于饥饿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别想这些。有很多很多人饥饿或其他原因死。别想，我们只要吃足就不怕饿死。”

他打趣地说着。我们又说：

“我们认识一个又瞎又聋的妇人，她和她的女儿就住在这附近，她们快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错。”

“不，这是你的错，是你和你的国家的错。是你们带来这场战争的！”

“战争前，瞎子和她女儿如何过日？”

“战争之前，她们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。有些人给她们旧衣、旧鞋，还带吃的给她们。而今，再也没有人理她们了。人们都变穷了，不然就是整天担心动乱。战争让人们变得吝啬又自私。”

传令兵大声叫道：“我不在乎——这一切！够了！你们给我闭嘴！”

“是的，你不在乎这一切，却在这里吃我们的食物。”

“这不是你们的食物。我吃营房存粮。”

“摆在桌上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国家的：酒、罐头、饼干和糖。明明是我们的国家在养你们的军队！”

传令兵涨红了脸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把头埋在手里说道：“你们以为我喜欢战争，所以到你们这糟糕的地方来？我宁愿待家里，不但宁静，还可以钉桌子、椅子。还有我家乡美酒，每天可以跟温柔女孩玩。但这里人都凶狠，你们小鬼一样。你们说这全都是我错，而我能怎么办？如果我说我不上战场，不愿到你们国家，我就被枪毙。去吧！桌上所有东西带走！庆祝会结束。我现在伤心，你们太狠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全部拿走，只拿些罐头和一点巧克力。但是你随时可以找我们，至少在冬天里，去拿羊奶和面粉，或是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”

他说：“好！我会，明天你们来找我去那瞎子家。然后，你们对我好一点？”

我们说：“是的。”

传令兵很高兴地笑了，然后他的朋友来了，我们才离开。整个晚上就只听见他们在欢唱。

堂区的女仆

冬天快结束的一个早晨，我们和外婆在厨房里坐着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。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，她说："早安，我来找一些马铃薯给……"

她一看到我们就不再说下去。然后，她对我们说：

"他们长得真可爱。"

她拿了一张凳子坐下来说道："来，你过来！"

我们一动也不动。她又说："或是你过来也可以！"

我们还是一样不动，于是，她笑了笑说："那么，靠近一点好了。你们怕我吗？"

我们说："我们不怕任何人。"说完就走向她。

她说："天啊！你们多俊秀啊！但是你们太脏了！"

外婆这时问她："你想做什么？"

她说："给神父带些马铃薯回去。为什么你们这么脏？你们没洗过澡吗？"

外婆生气地说道："这不干你的事。为什么不是那个老女人来呢？"

这位年轻女子又笑了笑说道："老女人？她可比你还年轻呢！只是她昨天死了。她是我姑妈，所以由我来替代她的职务。"

外婆说："她比我大五岁，就这样，她死了？……你要多少马铃薯？"

"十公斤，假如你还有，就多拿些来吧！还有苹果也一样，还有……你还有什么东西？神父一副骨瘦如柴的模样，他的食品柜里什么也没有。"

外婆说："秋天的时候早就该想到了。"

"今年秋天我还没住他那儿，我是从昨晚才到他那儿的。"

外婆又说："我可要提醒你，这年头所有吃的东西都很贵哦！"

这位年轻女子又笑了，她说："开个价吧！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杂货店里几乎都快没有东西了。"

"这里也差不多，任何地方都一样。"

外婆冷冷笑了一下就走出房门。我们独自和神父的女仆待在屋里，她问我们：

“你们为什么都不洗澡？”

“没有浴室，没有肥皂，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洗澡。”

“看看你们的衣服，多恐怖啊！你们没有其他的衣服吗？”

“我们其他的衣服放在长板凳下的行李箱里，但是那些衣服又脏又破，外婆也从不洗那些衣服。”

“那老巫婆是你们的外婆？真令人意外！”

这时，外婆进来了，手上提了两个袋子。她对年轻女子说：

“这些总共十个银币，或者一个金币也可以，我可不收纸钞，它们很快就不值钱了，到时候都会变成废纸。”

年轻女子问外婆：“袋子里装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食物！要还是不要？”

“我要，我明天拿钱给你。这两个小孩能帮我提袋子回去吗？”

“只要他们愿意就行，但是他们很少愿意，他们不听从任何人的话。”

年轻女子问我们：

“你们很乐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一人提一个袋子，我呢，

就提你们的行李箱。”

外婆问：“行李箱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要帮他们清洗脏衣服，明天会把衣服连带这笔钱一起送过来。”

外婆又冷冷地一笑说道：

“洗他们的衣服？如果你喜欢的话……”

我们和这位年轻的女仆一起离开。到教堂的这段路上，我们一直跟在她身后，看着她的两条金黄色辫子在她的黑色披巾上跳动。她的辫子又粗又长，直达腰际，红色的裙子下，她的屁股一摇一摆扭着。在红裙子和长筒靴之间，可以看到她的双腿，她穿了一双黑色丝袜，右腿上已经开始抽丝了。

洗澡

到了教堂，女仆带我们从后门进入。把袋子摆人食品柜之后，我们来到盥洗室。在那儿，到处都是紧拉的绳子，这些绳子是用来吊衣物、毛巾的。此外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器皿，其中一个是用锌板制成的形状特别的浴缸，它看来像极了座位深陷的扶手椅。

女仆将我们的衣服从行李箱里拿了出来，全混在冷水里浸泡，然后她生火烧了两大锅热水。她说：

“我很快就可以把待会儿要穿的衣服洗好，在你们洗澡的时候，衣服就干了。至于其他的衣服，明天或后天再给你们带过去，也会帮你们修补好。”

她将开水倒入浴缸，然后再加了一些冷水。她对我们

说：“好了，谁先洗?”

我们站在原地不动。

她又说：“是你，还是你？快把衣服脱掉!”

我们问她：“我们洗澡时，你会待在这里吗?”

她笑得很大声，然后回答我们：“那还用说，我会待在这里！我还会帮你们擦背，帮你们洗头。在我面前，你们不必害羞。瞧！我几乎可以当你们的妈妈了。”

我们还是一直站在原地不动。然后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说：

“算了，我自己先洗了。你们看，光着身子在你们面前我都不会害臊，你们还只是小男孩。”

女仆一边洗澡一边低声唱歌，当她注意到我们正在注视她时，她的脸红了起来。她的乳房坚挺，就像是未完全吹胀的气球一样；她的皮肤很白，而且全身布满了金黄色的汗毛，不只两腿之间和腋下长了毛，肚子和大腿上也一样。女仆一边用毛巾手套在水里擦洗身体，一边不断哼着歌。她一出浴缸就快速穿上浴衣。换好浴缸里的水之后，她转身背对我们开始洗衣服。这时，我们两人立刻脱了衣服一起进入浴缸，这个浴缸的空间对我们来说，实在是太足够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女仆递给我们两条白色浴巾说道：

“希望你们能好好擦洗一番。”

洗完澡后，我们就待在这个热烘烘、充满水汽的浴室里，身上裹着毛巾，坐在长板凳上等着干衣服穿。

女仆拿了把剪刀走过来说：

“现在我要帮你们剪指甲，不要再摆臭架子，我又不会把你们给吃了。”

她替我们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，还剪了我们的头发。她一边亲吻我们的脸颊和脖子，一边不停地说道：

“噢！多漂亮的小脚啊！多娇小、多干净啊！噢！这小耳朵多可爱啊！这颈子好柔嫩啊！噢！我多么想拥有如此美丽、漂亮而又完全属于我的小男孩啊！我会在他们全身上下不停搔痒。”

女仆在我们全身上下不停抚摸，不停亲吻，她还用舌头在我们颈上、腋下和屁股之间搔痒。

这时候，她坐在我们之间，把我们搂向她，说道：

“假如我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宝宝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好好吸我这对好喝的奶奶，就在这儿，喏！喏！就这样吸。”她边说边把我们的头拉向她露在浴衣外面的双乳，我们就这样吸着她变得很硬的乳头，而女仆口中还不断的呻吟：“噢！多可惜啊！你们不再长大一点！噢！多美好啊！和你们在一起玩

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”

她的呼吸变得很急促，不停喘息。突然间，她整个人就僵硬了。

当我们离去时，她对我们说：“以后每个礼拜六都到这儿来，让我帮你们洗澡，顺便也把你们的脏衣服带来。我要你们永远都这么干净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会带木柴来交换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。等到我们有鱼和蘑菇时，也会一块儿给你带过来。”

神父

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，我们又来女仆这儿洗澡。洗完澡之后，女仆说：

“到厨房来，我先泡个茶，然后一块儿吃面包和奶油。”

正当我们在吃面包的时候，神父来到厨房里。我们向他说：“先生，日安！”

女仆立刻接口道：“神父，这就是我照顾的人。他们就是人人嘴里喊‘老巫婆’的那个老女人的外孙。”

神父说：“我认识他们，你们跟我来！”

于是我们就跟在神父的身后，穿过一间只摆了椅子和大圆桌，墙上挂着十字架的房间。然后，我们又进入另一间阴暗的房间，墙边都堆满了直达天花板的书籍。正对着门的墙

上，挂了一个耶稣雕像的十字架和靠在墙边祷告用的跪凳，靠窗户的地方摆了一张书桌，此外，还有一张摆在角落的窄床和靠墙排列的三张椅子。这就是这间房间里所有家具的摆设。

神父说："你们变了很多，变得很干净，有如两位天使。坐吧！"

神父搬了两张椅子面对他的书桌让我们坐在那儿，他就坐在书桌后方，然后拿给我们一个信封袋。他说："这里面装的是钱。"

接下信封袋，我们告诉他：

"你很快就可以不必给钱了。到了夏天，小兔子就可以独自摆脱困境了。"

神父接着说："我会继续接济这两个女子。呃……我很惭愧，我应该早点帮她们。现在，我们是不是来谈谈别的事？"

我们看着神父，不说话。他又说："我从未见过你们上教堂。"

"我们不上教堂。"

"你们偶尔也祷告吗？"

"不，我们不祷告。"

"可怜的羔羊，我会为你们祈祷，你们至少识字吧？"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们识字。”

神父这时拿了一本书给我们，说道：“拿去，读读看，读了之后，你们将会发现耶稣基督生平的伟大事迹，和一些与圣徒有关的生活。”

“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一本《圣经》，我们还念过《旧约》和《新约》。”

神父扬了扬他黑色的眉毛说：“真的？你们读过整本《圣经》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们甚至还背了几页。”

“哪几页？”

“呃……有《创世记》、《出埃及记》、《传道书》、《启示录》以及其他的几页。”

神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：“那你们应该知道《十诫》吧？你们遵守十诫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不遵守十诫，也不会有人遵守的。上面写着‘你不可杀人’，结果所有人都在杀人。”

神父又说：“唉！战争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我们说：“比起《圣经》，我们还比较喜欢别的书。但我们没有其他的书。你呢？你有吧？可以借我们吗？”

“我的书对你们来说都太难了。”

“会比《圣经》难吗?”

神父望着我们说:“你们喜欢哪一类书籍?”

“有关历史和地理的书，我们喜欢的是那些描述真实状况的书，而不是那些虚假捏造的书。”

他说:“下礼拜六到这儿来，我找一些适合你们的书。现在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们回厨房把那些面包吃完吧!”

女仆和传令兵

当我们和女仆在院子里摘樱桃时，传令兵和外国军官坐着吉普车来了。军官直接经过我们身旁进入他的房间。传令兵在我们身边停下来说：

“小朋友好，美丽小姐好。樱桃熟吗？我喜欢樱桃，更喜欢美丽小姐。”

这时，军官探过窗口叫唤传令兵，于是传令兵就跑进屋里去了。女仆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，你们家里有男人？”

“都是些外国人啊！”

“那又怎样？那军官可是个英俊的男人啊！”

我们问道：“你不喜欢那个传令兵吗？”

“他又矮又胖。”

“可是他人很亲切又有趣，虽然是外国人，但是他说我们的话说得很好。”

她说：“管他的，我喜欢的是那个军官。”

后来，军官来到窗前坐在凳子上。其实，女仆的篮子里已装满了樱桃，她可以回堂区去了，不过她还是待在那儿不走。她看着军官，笑得很夸张。然后，她双手吊在树干上晃来晃去，又跳了下来躺在草地上。最后，她丢了一朵雏菊在军官的脚边，但是军官站起身来回房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房间出来，坐上吉普车走了。

此时，传令兵趴在窗口叫道：“谁帮忙可怜男人清理脏房间?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很乐意帮你。”

他说：“我要小姐帮忙，一位漂亮小姐。”

我们对女仆说：“来吧！帮他点忙吧！”

于是我们三人都进了军官的房间，女仆拿了扫帚扫起地来。传令兵坐在床上说：

“我……我梦到公主，公主捏我，叫醒我。”

女仆笑了，她狠狠捏了一下传令兵的脸颊。

传令兵叫道：“我现在清醒，可是我也捏凶巴巴的公主。”

他把女仆拉到怀里，捏了一下她的屁股，女仆挣扎着，但传令兵抱她抱得更紧。他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出去！门关上。”

我们问女仆：“你要我们留下来吗？”

她笑道：“留下来干吗？我一个人会好好保护自己的。”

我们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女仆来到窗口对我们笑笑，拉下百叶窗，关了窗户。然后我们爬上阁楼，从洞里看到军官房里发生的事。

传令兵和女仆躺在床上。女仆没穿衣服，传令兵只穿一件衬衫和袜子，他就趴在女仆身上，两个人都在前后左右摇动，传令兵发出像外婆养的猪一样的呻吟声，而女仆则发出好像有人弄痛了她的叫声，可是她也同时笑着叫道：“嗯，嗯，嗯，噢，噢，噢……”

从那一天起，女仆就常常来我们家，而且和传令兵关在一起。我们偶尔会偷看一下，但不是每次都看。

传兵令比较喜欢女仆弯下腰，四肢趴在地上，然后他从后面弄她贴在她屁股上。

但是女仆比较喜欢传令兵躺着，然后她坐在传令兵的肚子上，一上一下移动，就好像在骑马一样。

传令兵有时候会送给女仆一些碎丝绢、袜子或香水。

外国军官

我们在花园里做“不动”的练习。天气很热，我们躺在胡桃木的树阴底下，透过那些叶缝，我们会发现，天空、云和那些树叶也是静止不动的……云看起来好像也是，可是如果专心看久一点，可以发现云不停地扩张变化。

外婆从屋里走出来，经过我们旁边时，她往地上踢了一脚，弄得我们满身满脸都是沙砾。她嘀咕了一会儿，然后到葡萄园里去睡午觉。

军官坐在他房前的长凳上，光着上身，闭着双眼，头靠在白墙上晒太阳。突然，他向着我们走来，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没有回答，也没看他一眼，他又回去坐在凳子上。

一会儿，传令兵告诉我们："军官先生叫你们去说话。"

我们不回答他，他又说："站起来，过去那里！如果不听话，军官会很生气。"

我们一动也不动。

这时，军官不知说了些什么，传令兵就走进房间，我们听到他边整理房间边唱歌的声音。

当太阳照到烟囱那头的屋顶时，我们站起来走向军官，站在他面前。他叫传令兵过来。我们问道：

"他刚才说什么？"

军官问了些问题，传令兵翻译说：

"军官先生问，为什么不动，不说话？"

我们回答："我们在做'不动'的练习。"

传令兵又翻译道："军官先生说，你们做练习很多很多，还包括其他，他曾经看过你们两个，互相皮带鞭打两个。"

"那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壮的练习。"

"军官先生问，你们这些事为什么？"

"为了让自己习惯痛苦。"

"他问，你们受苦喜欢吗？"

"不是，我们只想克服皮肉的痛苦，冷、热、饥饿等让人

痛苦的事。”

“军官先生称赞，说很棒。”

军官又说了几个字，传令兵对我们说：

“好，没事，我走了！你们一样，快走！钓鱼去！”

可是军官对我们微笑，一把抓住我们的手臂，他做了手势叫传令兵离开。传令兵走了几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快走啊！快点！到镇上逛逛！”

军官看着他，传令兵就一直走到庭院门口，然后又转身对我们叫道：

“快啊！你们白痴两个！别留！笨蛋！听不懂啊！”

他走了，军官对着我们微笑，带我们进入他的房间。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把我们拉向他，他抱起我们，让我们坐在他腿上，于是我们把手放在他脖子上，靠着他毛茸茸的胸部，紧紧抱着他。他把我们摇来摇去。

这时，在我们坐的下面，也就是军官的两腿间，我们感觉到一股热气流过。我们互看对方一眼，然后瞪着军官直瞧。他轻轻地推开我们，弄乱了我们的头发，他站起来，递给我们两根马鞭，然后他趴在床上。此时，他只说一个字，我们虽然听不懂他的语言，但了解他的意思。

于是，我们轮流鞭打他。

后来，军官的背上出现了一条条的红色痕迹，我们越来越用力鞭打，只听见军官不断呻吟。现在，他身上每一个地方全都是通红的。我们一直鞭打到军官发出最后的叫声，一声不像人的声音为止。最后，我们精疲力竭跌坐在他的床脚边。

外国话

军官带了一本字典给我们。从那本字典里，我们可以学到他们国家的语言。我们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，传令兵会纠正我们的发音。几个星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流利地使用这种新的语言了。我们进步得很快，传令兵也不用再被逼着翻译了。军官对我们很满意，不但送给我们一支口琴，还给了我们一把他房间的钥匙，让我们想进去的时候都可以进去（但是我们已经用我们的钥匙偷偷溜进去过了）。现在，我们再也不必偷偷摸摸了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任何我们喜欢的事：吃饼干和巧克力，或是抽烟。

我们常常去那个房间，因为房里的所有东西都很干净，而且在那里也比在厨房里安静多了。在房间里面，我们最常

做的就是做功课。

军官有一台留声机，还有几张唱片，我们常躺在床上听音乐。有一次，为了让军官高兴，我们就放了他们国家的国歌，可是他很生气，然后一拳打碎了那张唱片。

有时候，我们睡在他那张好大好大的床上。一天早上，传令兵在军官的床上发现了我们，他很不高兴地说道："你们随便！以后不可以！晚上军官如果回来怎么办？"

"会怎么样吗？这里也够地方让他睡啊！"

传令兵说："你们笨！迟早付出代价。如果军官伤害你们，我杀死他。"

"他不会伤害我们，你别为了我们而这么做。"

一天晚上，军官回来了，发现我们睡在他床上。我们被煤油灯的亮光弄醒后，我们问他：

"你要我们回厨房睡吗？"

军官摸摸我们的头说："留在这儿，留在这儿就好了。"

他脱了衣服躺我们中间，搂着我们，在我们耳边轻轻说道：

"睡吧！我爱你们，乖乖睡吧！"

我们又睡着了。不久之后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想起床，可是军官仍抱着我们，他说：

“别动，再睡一会儿。”

“但是我们想出去尿尿。”

“不必出去了，在这里尿尿就可以了。”

我们问：“尿在哪里?”

“呃……尿在我身上。别怕，尿啊！尿在我脸上!”

于是我们尿了，把整张床都弄得湿湿的。尿完之后，我们就冲到院子里。这时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开始早上的工作。

军官的朋友

军官有时候会带一个朋友回来，那位朋友是另一个军官，但更年轻。他们通常整晚都在一起，那位朋友还留下来过夜，我们从天花板的洞口看过他们几次。

夏天里的一个晚上，传令兵准备一些吃的，他在桌上铺了一块桌布，然后我们在桌上摆了些花。军官和他的朋友坐在桌前。他们先喝酒，过了一会儿，两个人就吃起东西，传令兵则坐在门边的凳子上吃。然后，军官和他的朋友喝起酒来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忙着换唱片，把留声机的唱针拿上拿下。

这时，军官的朋友说："我很受不了这两个小鬼，把他们赶出去。"

军官问："你在吃醋？"

他的朋友回答："吃这些小鬼的醋？笑死人了！吃这两个野孩子的醋？"

"他们长得很好看，你不觉得吗？"

"也许吧！我没注意过他们。"

"哦？你没注意过他们？那你现在就仔仔细细看看他们吧！"

他的朋友的脸顿时红了起来，然后说道："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受不了他们那副奸诈的样子。他们好像在偷听我们谈话，监视我们似的。"

"他们的确是在听我们谈话，因为他们说我们的话说得很好，所以他们听得懂我们在说些什么。"

这时，军官的朋友脸色发白，他站起身来说道："太过分了，我要走了。"

军官说："别做傻事了！小朋友，出去吧！"

我们走出房间，爬上阁楼，偷看并且偷听他们说话。

军官的朋友说："你让我在那些笨小鬼面前显得可笑。"

军官说："他们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两个小孩。"

他朋友说："你这么说是想故意伤害我，让我痛苦！你老是想折磨我，羞辱我！总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你！"

军官听完，就丢了一把手枪在桌上说道：

“这就是我要的，快拿枪，杀我！快啊！”

他的朋友拿起桌上的手枪，对着军官叫道：“我会的！你看着好了，我会这么做的！下次你再跟我谈起他或另外一个人，我就会杀了你。”

军官闭上眼睛，笑着说：

“他真英俊……年轻……强壮……优雅……有气质……有教养……又温柔……爱幻想……勇敢……傲慢……我一直爱着他，他死在东方的战场上，当时他只有十九岁。没有他，我就活不下去。”

他的朋友把枪丢在桌上说：“下流！”

军官张开眼睛，看着他的朋友说道：“胆小鬼！真没出息！”

他的朋友说：“你也只不过如此，如果你那么勇敢，那么难过，没有他就活不下去，那你就跟他一起去死吧！你要我帮忙吗？我可没发疯！去死啊！自个儿去死吧！”

军官拿起了手枪，指着自己的太阳穴。于是我们便跑下楼，看见传令兵坐在敞开的房门口，我们问他：“你想他会自杀吗？”

传令兵说：“别怕，他们酒喝多就这样，我啊，我先前已经把两把枪的子弹取出来了。”

我们走进房间，对军官说："如果你真想死的话，让我们来杀你，把你的枪给我们。"

他的朋友说："小混蛋！"

军官笑着说："谢谢，你们真好！我们只是闹着玩的，去睡觉吧！"

于是，他站了起来跟在我们身后要去关门，一看到坐在门边的传令兵，他就说：

"你还坐在那儿干吗？"

传令兵说："我没得到离开的许可。"

"滚吧！我要静一静！懂吗？"

透过那扇门，我们又听到军官对他的朋友说："这倒是给你上了一课，你这个懦夫！"

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吵架声、打架声、摔椅子乒乒乓乓的声音，还有东西掉下的声音，一些吼叫声和喘息声。然后，这一切在突然间都静下来了。

第一次表演

女仆常常唱歌，她都唱那些老旧的民谣或与战争有关的新歌。我们听了这些歌曲后，再用口琴重复吹奏出来，我们还要求传令兵教我们一些他们国家的歌。

有一天晚上，当时已经很晚了，外婆也睡着了，我们跑到镇上去。在一条旧街道上，城墙的旁边，我们停在一间矮房子前面。从那扇朝着楼梯开着的门里传出了吵杂声、说话声和烟味。我们踏着石阶往下走，进入一家布置得像小酒吧的地下室，里面有一些男人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在板凳或酒桶上喝酒。他们大部分都很老了，但是也有几个年轻人，还有三个女人。没有人注意我们。

我们其中一个人开始吹口琴，另一个人就跟着口琴声唱

起一首很流行的歌曲，这首歌是叙述一个女人，等着她去打仗而很快就要胜利归来的丈夫的故事。

慢慢地，那些人转过身来看我们，所有的声音都静下来了，只听到我们唱歌的声音，还有愈吹愈响的口琴声。我们的乐声在地下室的屋顶上响着、回荡着，就好像另外有人在屋顶上演奏、唱歌一样。

歌唱完了，我们抬起眼睛看着那些疲倦、凹陷的脸孔。一个女人笑着拍起手来，而另一个缺了一条胳臂的年轻男子用一种沙哑的声音说道："再来，再表演几首吧!"

于是我们交换了角色，刚刚吹口琴的人则把口琴交给另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又唱起了另一首歌。

这时候，一个很瘦的男人摇摇晃晃走近我们，他面对我们大叫：

"安静！兔崽子!"

他粗鲁地把我们其中一个人推到右边，一个推到左边，我们失去平衡，口琴就掉在地上。后来那个男人扶着墙走上去了，我们还听到他在街上叫道：

"全世界的人都给我闭嘴!"

我们捡起口琴，擦了几下。有人说："他是聋子。"

又有一个人说："他不只是聋子，他整个人都疯了呢!"

有位老先生摸摸我们的头，泪水在他凹陷又带着黑眼圈的眼里打转，他说：

“真不幸！真是个不幸的世界！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人们！”

还有一个女人说：“不管是聋了或是哑了，反正他回来了。而你，你也一样，也回来了！”

这个女人坐在那个缺了一条胳臂的男人腿上。那男人说道：“宝贝，你说得对，我是回来了，可是我拿什么东西工作呢？还会有人要我工作吗？我要锯木板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抓住木板来锯？难道……难道要用我外套上的这只空袖子吗？哦！我的天啊！”

这时，另一个坐在凳子上的年轻男人打趣地说：

“我还不是一样，也回来了！只是我的腿和下半身其余部分都废了，我再也无法站起来了。我倒宁愿当时立刻就被那一枪给解决了，就这样死在那里算了。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这样下去，你永远也不会快乐的！那些我在医院看着他们死去的人都说，‘无论我的情况如何，我都想活着回家，看看我老婆、我母亲，无论如何，能再让我多活几分钟也好。’那些人都这么说。”

她一说完，另一个人又接着说道："你给我闭嘴！你们女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战争。"

那女人说："我们不知道战争？我们做的、关心的才多呢！有小孩要养，有伤员要照顾，而你们，战争一旦结束了，你们个个就全都成了英雄。死了的，是英雄；活着的，是英雄；残废的，也是英雄。你们就是为了逞英雄，所以才引发战争！你们这些男人，这是你们的战争，既然你们想要，就去做啊！狗屁英雄！"

于是大家开始谈论、吼叫。靠近我们的一个老人说：

"没有人会喜欢战争的，没有人，绝对没有。"

我们走出地下室，决定回家。

这时，月光照亮了小镇和那条尘土飞扬的通往外婆家的街道。

表演的进展

我们学会了抛接水果的小把戏，例如用苹果、胡桃、杏桃之类的水果。我们最初往上丢两个，这太简单了，然后再往上丢三个、四个，现在，我们一次能丢五个。

我们又发明了几个用纸牌和香烟表演的小把戏。

我们也练习一些特技动作，我们会做侧翻、危险的跳跃、前后空翻，而且我们也能轻松自在地用手倒立走路。

我们穿上在顶楼箱子里找到的旧衣服，不过那些衣服对我们来说大了点，例如又宽又破的方格西装外套，大得害我们必须用条绳子绑在腰上的长裤。我们还找到一顶又圆又硬的黑礼帽。

我们其中一个人拿了一只红甜椒固定在鼻子上，另一个

则贴了一片用玉米须做成的假胡子。我们还找到一支口红，然后把自己的嘴巴画得很大，直到耳边。

我们就这样打扮成小丑，来到市场的广场上，就是商店和人群最多的那个地方。

我们用口琴和挖空的葫芦做成的鼓，制造出很大的声音，然后用这种方式开始我们的表演。当围观的人够多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番茄，甚至还有鸡蛋表演抛接杂技。那些番茄是真的番茄，可是那些鸡蛋却是弄空了再填入细沙的。因为那些人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又叫又笑的。当我们好像快要打破其中一个鸡蛋时，他们便鼓掌叫好。

接下来，我们表演魔术，最后以特技表演结束。

当我们其中一个不断做侧翻和跳跃时，另一个就用手倒立绕着观众走，嘴里还咬着那一顶旧帽子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卸掉脸上的妆，到那些小酒吧里演奏。

很快地，我们就知道了镇上所有的酒店。有酿酒人自己卖酒的酒窖，有必须要站着喝酒的小酒吧，也有那些打扮入时的人和一些专想找小姐的军官常去的时髦咖啡座。

那些喝酒的人给小费很大方，他们也很容易跟别人说出心事，所以我们知道了各种人的各种秘密。

时常有人给我们酒喝，所以我们也渐渐习惯了酒精，我们也抽别人给的烟。

我们到每个地方都表演得很成功，那些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不错，他们常为我们鼓掌，并大叫“再来一个”好几次。

舞台剧

有时候，如果那些人看得很专心，他们也没喝得太醉太吵，我们就会表演一段自己编的小话剧给他们看，例如《穷人和有钱人的故事》。

我们一个演穷人，另一个演有钱人。

有钱人坐在椅子上抽烟，穷人走进来说：

“我已经把您的木材锯完了，先生。”

“很好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你的气色非常好，脸色红润。”

“可是我的手都冻僵了，先生。”

“过来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！哎哟！怎么都裂开了？看了就恶心。”

“这是冻疮，先生。”

“你们这些穷人，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就尽会生一些讨人厌的病，你的问题只是你太脏了。拿去，这是你的工钱。”

有钱人丢了一盒烟给穷人，穷人就拿了一根烟来点，然后抽起烟来。但他站的地方是在门边，那里没有烟灰缸，他又不敢走近桌子，于是他便把烟灰弹到自己的手掌心上。有钱人很想叫穷人滚蛋，所以就假装没看见穷人需要烟灰缸。但是穷人不想马上离开那个地方，因为他饿了。他说：

“你家好香哦！先生。”

“那是因为干净的关系。”

“也是热汤的味道，我今天还没吃东西。”

“你早就该先吃的。至于我，我等一下要去餐厅，因为今天我放厨师一天假。”

穷人闻了闻又说：“可是，这儿闻起来明明有热汤的味道。”

有钱人吼着说：“我家不可能有汤的味道，没有人在我家做汤，那准是隔壁传过来的味道，或者那是你的幻觉让你闻到汤味！你呀，你们这些穷人，就只会想到你们的肚子，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老是没钱的缘故。你们把所有赚来的钱都花

在喝汤和买面包上了，你们这群猪！你就是这样，你看，现在你的烟灰又弄脏了我的地板！滚出去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！”

有钱人开了门，踢了穷人一脚，把他踢倒在人行道上。

有钱人关上门，坐在一碟汤前，双手合十说道：

“主啊！感谢你所赐的一切恩惠。”

空袭警报

我们刚到外婆家时，镇上偶尔只有几声警报，但是现在却越来越多了。就像在大城市一样，不论是白天或晚上，警报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大声鸣叫。只要警报器一响，人们就跑到地窖里躲起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街上没有半个人影，偶尔几家住户和商店的门还是开着的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时候进去，很优哉地拿走我们喜欢的东西。

我们从来不在地窖里躲警报，外婆也是。如果是白天，我们就继续工作；如果是在晚上，我们就继续睡觉。

大多数的时候，那些飞机只是穿过我们镇上去轰炸边界的另一头。偶尔，有颗炸弹正好落在一间房子上。就这样，我们根据冒烟的方向认出那个地方，然后跑去看那间

已经被炸毁的房子。如果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拿的，我们就拿走。

在被轰炸的房子地窖里，我们注意到通常躲在里面的人都会被炸死，反而是房子的烟囱一直站在原处。

偶尔，我们也看过飞机对田里或街上的人们用机枪猛烈扫射。

传令兵告诉我们，当飞机朝我们飞来时一定要注意，但是当它飞在我们的头顶上时，就表示危机过去了。

由于空袭的关系，天色暗下来时，在没有把窗户完全遮住以前，是不准点灯的。外婆认为，如果全面禁止点灯效果会更好。为了让人们遵守这项规定，还有一些巡逻队会整夜巡逻。

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向外婆提起我们看到一架起火的飞机掉到地上，而飞行员则用降落伞逃生了。

“我们不知道那个敌军的飞行员后来怎么样了。”

外婆说：“敌军？那是朋友，是我们的兄弟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
一天，我们在拉警报时外出散步，一个发疯似的男人急忙冲向我们说：

“敌机轰炸的时候，你们不能待在外面。”

他一下子抱起我们往一扇门跑去，口中喊道："进去！到里面去！"

"不要！"

"这是防空洞，待在里面很安全。"

他打开门，把我们拉到他前面。地下室里面满满的人，却很安静。女人们都紧紧把自己的小孩抱在胸前。

突然，有个地方传来几声爆炸声，那声音越来越近。那个带我们来地窖的男人此时就跑向角落的木炭堆，还试着钻到里头去。

几个女人轻视地冷笑了几声。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：

"他因为精神错乱，所以才能向军队申请休假回乡。"

突然间，我们感到无法呼吸，于是就把地窖的门打开。这时候，一个高大的胖女人推开我们，然后她又关上门叫道：

"你们疯了？现在不准出去！"

我们说："人们都是死在地窖里的，我们要出去！"

那个胖女人靠在门上，她让我们看看她手臂上的民防局臂章。

"这里由我来发号施令！你们给我待在这里！"

我们用力咬了她那只肥肥胖胖的手臂，又朝她小腿踢了

几脚，她发出几声惨叫想打我们，而其他的人都在一旁看热闹。最后，她又羞又气涨红了脸说道：

“去吧！滚得远远的！最好在外面被炸死，也不会有人为你们感到惋惜！”

我们到外面呼吸空气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到害怕。

那些炸弹仍然像雨点般地持续掉落下来。

像畜生一样的人群

我们到神父家取我们的干净衣服。当我们和女仆在厨房里吃涂奶油的面包时，听到街上传来了喊叫声。我们把面包放回盘子里跑出去，看到大伙都站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朝车站的方向望去，有几个小孩兴奋地边跑边喊着："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"

这时，街口转角处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，上面坐了一些外国军官，那辆吉普车开得很慢，车后跟着一些士兵，他们把枪扛在肩上。在他们后面，跟了一群像畜生一样被赶着走的人群，小孩就长得像我们一样，女人像我们的妈妈，老人则和那个鞋匠一样。

他们大约有两三百个人，被士兵围成一圈前进。有几个妇人不是背着她们的孩子，就是肩上坐着她们的孩子，而有的

是把小孩抱在胸前。其中有一个妇人跌倒了，小孩也摔在地上。大伙儿七手八脚扶起她和她的小孩，其中有人背起她们一起走，因为这时候有个士兵拿枪指着他们，要他们前进。

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哭，所有人都盯着地上看，我们只听到士兵的钉鞋声音。

就在我们面前，一只细细的手从人群中伸出来，那只脏手伸得很直，发出了声音：

“给我面包！”

女仆笑着做了个手势，好像要把她手中剩下的面包给那个人，她把面包拿近那只伸直的手，接着大笑了一声，然后又把面包塞到自己的嘴里吃掉，还说：“我也一样，也很饿啊！”

一个士兵看到这个情景，伸出手在女仆的屁股上打了一下，又给她一个耳光，但是女仆却举起她的手帕向那位士兵挥手，直到我们看见夕阳中，只剩下那一大片像云一般扬起的尘土为止。

后来，我们回到神父家，从厨房看到神父跪在他房里那尊耶稣像的十字架前。

女仆说：“把你们的面包吃完吧！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饿了。”

我们走进那个房间。神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：

“要和我一起祷告吗？孩子们。”

“你是知道的，我们从不祷告。我们只想知道一些事。”

“你们不会懂的，你们太小了。”

“而你，你不算很年轻，所以我们才问你。那些人是谁？他们要被带到哪里去？为什么？”

神父站了起来，走向我们，他闭上眼睛说：“主的旨意是很难懂的。”

然后，神父睁开眼睛，把手放在我们头上说：

“很遗憾让你们见到那种情景，你们四肢都在发抖。”

“你也是啊！神父。”

“是啊！我老了，所以才发抖。”

“我们发抖是因为我们冷！我们没穿上衣，现在就去拿女仆洗好的衬衫穿。”

我们走进厨房里，女仆把装着干净衣服的袋子拿给我们，我们一人拿一件衬衫穿上。

女仆说：“你们太敏感了，对你们来说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忘了你们刚才所看到的事。”

“只要我们看过的事，就绝对忘不了。”

她把我们推向门口说：“走吧！不要担心！这些事情绝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，绝对不会。而那些人也只不过是些畜生而已。”

外婆的苹果

我们从神父家一口气就跑到鞋匠家。他家窗户的玻璃都碎了，门也被撞破了，屋里一团糟，墙上写了一些下流的话。

隔壁房门口，有位老太太坐在凳子上，我们问她："鞋匠走了吗?"

"已经走很久了。唉！可怜的人!"

"他该不会是在今天经过镇上的那堆人里面吧?"

"不是，今天那些人是坐着载畜生的火车从别的地方来的。而他，在这儿就让他们给杀了，就在他的工作房里，用他自己的工具。你们别担心，上帝全都看见了，他认得出他的子民。"

当我们回到家，发现外婆两腿张开，躺在院子门口，四

周散了一地的苹果。

外婆一动也不动，额头上流着血。

我们跑到厨房弄来一条湿布，又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白兰地。我们把湿布放在外婆的额头上，然后倒了一些酒在她嘴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睁开眼睛说道：

“我还要！”

我们又倒了些酒在她嘴里。

外婆用手肘撑起身子，开始喊着：

“把那些苹果捡起来！你们这两个狗养的，捡苹果还等什么？”

我们把苹果从马路上的尘土中捡回来，放进外婆围裙的口袋里。

那块湿布从她额头上掉了下来，血流进她眼里，她用头巾的一角擦了一下。

我们问：“外婆，你疼吗？”

她冷笑了一声：“只是被枪托撞了一下，死不了的！”

“外婆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那时候正在摘苹果，就站在门口看那堆人，突然我的围裙从我手中滑掉了，苹果就跟着也掉了一地，还滚到马路上混在人群里，到处都是。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拿

枪托打我的头呀！”

“谁打你的头？”

“你们想会是谁啊？你们该不会这么笨吧？他们也打那群人，就这么朝人群里乱打一通。不过还是有几个家伙吃到了我的苹果！”

我们扶外婆起来，带她进屋里去。她开始削掉那些苹果皮，她说她要放在糖水里煮。但是，话才说完，她又跌了一跤，我们就把她扶到床上去。我们帮她把鞋子脱下，这时候，她的头巾滑下来了，露出一个光秃秃的头顶，我们又帮她戴上头巾，然后在她床边待了很久，就这么一直握着她的手，注意她的呼吸。

警察先生

我们和外婆一起吃早餐，一个男人没敲门就直接走进厨房，然后拿出他的警察证件。

外婆立刻开始嚷着："我不要警察进入我们家，我什么都没做！"

警察说："是啊！你什么都没做，你从来都没做过什么，只是这里放点儿毒药，那里放点儿毒药罢了。"

外婆说："又没有证据，你不能把我怎么样。"

警察说："老婆婆，冷静点，我们连埋死人都有问题了，不会再把尸体挖出来了。"

"那你要干什么？"

警察望向我们，然后说道："歪树生得出什么好果子，呃？"

外婆同时看看我们说："那是当然的事……你们两个到底又干了什么好事？狗养的！"

警察问："你们昨晚在哪儿？"

我们说："在这里。"

"你们没像平常一样在那些酒吧里混？"

"没有，我们一直待在这里，因为外婆出了意外。"

外婆赶紧接着说："我昨天到地窖时跌倒了，那些阶梯长满了青苔，害我滑一跤，跌破了头，孩子们扶我上来，照顾我，他们整晚都待在我身旁。"

警察说："我看到了，你头上肿了个大包，你这把年纪了也该小心点。好了，我要搜查这个屋子，你们三个也一起来，我们从地窖开始。"

外婆打开地窖的门，我们顺着阶梯走下去。警察把所有东西都乱翻一通，袋子、铁桶、篮子、马铃薯都被翻了过来。

外婆小声问我们："他在找什么？"

我们耸耸肩。

搜完地窖，警察又去搜厨房，接着，外婆还是打开了她的房门，警察把她床上的被子掀开，什么也没有，草席下也一样，只有枕头底下有几枚铜板。

到了军官门口，警察问："这是做什么用的？"

外婆说："这房间我租给一个外国军官，我没有房门的钥匙。"

警察看看上方阁楼的门说："这里没有梯子吗？"

外婆说："坏了。"

"那你怎么上去？"

"我从不上去，只有这两个小鬼才上去。"

警察说："那么，小鬼们，上去吧！"

我们攀着绳子爬上阁楼，警察打开那只我们摆放做功课必需品的箱子，里面摆了《圣经》、辞典、笔和那本所有的事都写在里面的大笔记本。但是警察不是来读东西的，于是他又检查了那堆旧衣服和被子，然后我们就下去了。一到下面，警察看了看四周说：

"我当然没办法把整个院子都翻遍。那好，你们跟我来。"

他带我们到森林里，到那个我们发现尸体的坑洞旁。尸体已经不见了。警察问：

"你们来过这里吧？"

"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我们不敢跑太远。"

"你们从没见过这个坑？也没见过士兵的尸体？"

"没有，从来没有。"

"当我们发现这个士兵的尸体时，他的步枪、子弹、手榴

弹全都不见了。”

我们说：“这个士兵一定心不在焉，而且也很粗心大意，所以才会把这些军人少不了的东西全都弄丢了。”

警察说：“不是他弄丢的，是有人在他死了以后偷走那些东西。你们这些常来森林的人，难道对这个问题没有半点概念?”

“没有，完全没概念。”

“但是，肯定有人拿走了步枪、那些子弹和手榴弹。”

我们说：“谁敢碰这么危险的东西啊?”

审问

我们在警察局里，警察坐在桌上，我们站在他面前，他准备了纸笔。然后，他点了一根烟，问我们一些问题："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神父的女仆的?"

"今年春天。"

"在哪儿认识的?"

"在外婆家，她来买马铃薯。"

"你们拿木柴给神父，他给你们多少钱?"

"半毛钱也没有，我们带木柴到神父家是为了谢谢那个女仆帮我们洗衣服。"

"她对你们很好吗?"

"非常好，她在面包上涂奶油给我们吃，帮我们修剪指甲

和头发，还帮我们准备洗澡水。”

“总之，就像个妈妈一样。神父也对你们很好吗?”

“也很好，也准备了一些书给我们，又教我们很多东西。”

“你们最后一次带木柴到神父家是什么时候?”

“五天前吧！星期二早上。”

警察在房里走来走去，他拉下窗帘，打开办公室的灯，他拉了两张椅子叫我们坐下，然后他把灯光照在我们脸上说道：“你们很喜欢女仆吗?”

“对，很喜欢。”

“你们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?”

“她出事了吗?”

“对，一件很残忍的事。今天早上，女仆和平常一样在生火，结果厨房里的炉灶爆炸了，她整张脸都被炸伤了，现在人在医院里。”

警察没再说下去，我们也没说话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们没话可说吗?”

我们说：“整张脸被炸伤是一定要送到医院去治疗的，不过通常都是被送到太平间，她很幸运没有死。”

“可是她的脸一辈子都毁了!”

我们沉默不语，警察也是。他看着我们，我们也看着

他。他说：

“你们并没有特别难过的样子。”

“我们很高兴她还活着，而且是在这样的意外之后！”

“这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木柴堆里藏了爆炸物，是一颗军用步枪的子弹，我们已经找到弹壳了。”

我们问：“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？”

“因为要杀她，不然就是杀神父。”

我们说：“他们真残忍，就是喜欢杀人，这都是战争教给他们的，而且还到处散放着炸弹。”

那个警察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别再装傻了！是你们带木柴给神父的！你们整天待在森林里！你们打劫那些尸体！你们什么都做得出来！你们血液里流的全是些邪恶的坯子！你们的外婆潜意识里也是个凶手，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。她用的是毒药，而你们用的是炸药！承认吧！小坏蛋！快承认吧！就是你们！”

我们说：“又不是只有我们拿木柴到神父家！”

他说：“没错！也有个老头拿过木柴去那里，我已经问过他了。”

我们说：“任何人都可以在木柴堆里藏爆炸物啊！”

“对，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有子弹。我才不管你们那个

女仆，我要知道的是，那些子弹在哪里？手榴弹在哪里？还有步枪在哪里？那个老头全都说了，我问得那么仔细，所以他全都说了，但是，就是无法告诉我们那些子弹、手榴弹、步枪的下落，所以不是他干的。能做出这种事来的，就只有你们了！你们知道那些东西在那里，你们一定知道，而且也会告诉我！”

我们没回答。于是警察举起两只手殴打我们，他左右开弓，血从我们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来。

“快招吧！”

我们不说话，他脸色一变，继续不停地殴打我们，我们从椅子上跌下来，他踢了我们几脚，踢我们的肋骨、我们的腰、我们的胸部，还有我们的肚子。

“承认吧！还不招？就是你们！承认吧！”

我们再也睁不开眼睛，再也听不见声音了。我们的身体浸泡在汗水里、鲜血里、尿水里、粪便里，我们失去了知觉。

坐牢

我们躺在一间牢房的泥地上，阴暗的光线经过一个装有铁条的窗口照射进来，我们不知道现在到底几点了，也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。

我们全身都很痛，再轻的动作也会让我们再度陷入半昏迷状态。我们的视线模糊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我们好渴、好渴，嘴巴都干了。

就这样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警察走了进来。他问我们：

“你们需要什么吗？”

我们说：“喝水。”

“快承认吧！说了你们就有得喝、有得吃，要什么都有。”

我们没回答。他又问：

“老先生，想吃些什么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他就出去了。

我们知道，这间牢房里不是只有我们。我们小心翼翼稍微抬起头，看见一个老头缩着躺在角落里。我们慢慢爬向他那边，摸了他一下，他全身又硬又冰的，我们又爬回到我们原来在门边的位置上。

当警察拿着手电筒又过来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他照一照那老人，对他说：

“好好睡吧！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他也轮流照了照我们两个人的脸，他说：

“还是什么都不说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你们不说就死在这里吧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门又打开了，是警察、传令兵和外国军官走进来。外国军官弯下腰看着我们说：

“打电话到基地叫救护车！”

传令兵出去了，军官又仔细看了一下那老头说：“他被打死了！”

军官转身对警察说：

“你这个混蛋！你会为这件事付出很大的代价！如果你能

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报应就好了。”

警察问我们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老先生死了，但愿你会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！大混蛋！”

军官摸摸我们的额头说：“孩子们，我可怜的孩子们，那个笨蛋竟敢伤害你们！”

警察说：“他要对我怎么样？告诉他，我有孩子……我不知道……他是你们父亲还是……什么？”

我们说：“他是我们的叔叔！”

“你们早就该告诉我的！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是……我向……向你们道歉。我……我应该做些什么才好……”

我们说：“去向上帝祷告吧！”

传令兵和另外几个士兵一起进来了，他们把我们放在担架上，抬到救护车里，军官坐在我们身边。那个警察被几个士兵押着上了吉普车，吉普车是由传令兵驾驶的。

到了军事基地，在一间白色的大房间里，医生马上帮我们做检查，他替我们的伤口消毒，又为我们打了止痛针和破伤风的预防针，他也替我们照了 X 光，我们没有任何一根骨头断掉，除了几颗牙，不过那是乳牙。

传令兵把我们带回外婆家，他把我们放在军官的大床

上，然后自己躺在靠床边地上的毯子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去叫外婆，外婆带了热奶来到床边给我们喝。

传令兵离开后，外婆就问："你们承认了吗？"

"没有，外婆，我们没什么好承认的。"

"我就说嘛！咦？那个警察呢？他怎么了？"

"不知道，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再来了。"

外婆冷笑着说："被送进集中营或是枪毙？嗯？这个笨蛋！我们来为这件事庆祝吧！我去把昨天的鸡再热过，昨天我也什么都吃不下。"

到了中午，我们就起床了。我们到厨房吃饭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外婆说："我一直在想，你们为什么想杀那个女人？我想了又想，你们这么做，一定有你们的理由。"

老先生

就在晚餐后，一位老先生带了一个年纪比我们大的女孩来到外婆家。

外婆问他："有什么事吗？"

那老先生讲了一个名字，外婆就对我们说："出去，到院子里逛逛。"

我们出去，绕过屋子，坐在厨房的窗户下偷听。

那老先生说："你不认为这个小女孩很可怜吗？"

外婆说："你怎么能要我做这种事？"

老先生说："你认识她父母的，他们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把小孩托付给我。为了怕万一她在我家无法得到安全，他们就给了我你的地址。"

外婆问：“你知道我要冒什么危险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，但是，这是生死攸关的事。”

“我家住了一个外国军官。”

“正好，这样才不会有人来这里搜查她。你只要说，她是你的孙女，是那两兄弟的表姐就好了。”

“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除了那两个外孙，就没有其他孙子了。”

“你可以说她是你女婿那边的孩子啊！”

外婆说：“那家伙我连见都没见过呢！”

沉默了很久之后，老先生又说：“我只要你照顾这个小女孩几个月，战争一结束就好了。”

“还可能打上好几年呢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太久的。”

这时，外婆开始装哭说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太婆，自己工作都快累垮了，怎么可能喂饱这么多张嘴啊？”

老先生说：“这些是她父母所有的钱，还有她家的珠宝首饰，只要你肯救她，这些都属于你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外婆叫我们进去。

她对我们说：“这是你们的表姐。”

我们说：“是的，外婆。”

老先生说："你们三个会一起玩吧？是不是啊？"

我们说："我们从来不玩。"

他问："那你们都做些什么？"

"工作、读书、练习。"

他说："我知道了，你们是认真的男子汉，你们没有时间玩。你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表姐，对不对？"

"对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她！"

"谢谢你们！"

我们的表姐说：

"我比你们大。"

我们回答："可是我们是两个人啊！"

那个老先生说：

"你们说得很对，两个人的力气的确比较大，当然你们也不会忘记她叫'表姐'吧？对不对？"

"不会的，我们从不忘记任何事。"

"我对你们有信心。"

我们的表姐

我们的表姐比我们大五岁，她的眼珠是黑色的，她的头发因为用了指甲花洗头，所以是红棕色的。

外婆告诉我们，表姐是爸爸的姐姐的女儿，如果有人问我们表姐是谁，我们也要这样回答。

我们知道爸爸并没有姐妹，但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不说这个谎，表姐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而且，我们也答应那位老先生要好好照顾她。

当那位老先生走了之后，外婆说："你们表姐和你们一起睡在厨房里。"

我们说："厨房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睡了。"

外婆说："自己想办法！"

表姐说："如果你们给我一条毯子，我很愿意睡在桌上或地上。"

我们说："你可以睡在长板凳上，也可以盖那些被子，现在天气已经没那么冷了，我们到阁楼上去睡。"

她说："我和你们到阁楼睡。"

"不要你来，你绝不可以进那间阁楼。"

"为什么？"

我们说："你有你的秘密，我们也有。如果你不尊重我们的秘密，我们也不会尊重你的秘密。"

她说："你们有本事检举我吗？"

"如果你敢爬上那间阁楼，你就会死，这样够清楚了吧？"

她看着我们一会儿，没说话。然后她才说：

"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疯了的小坏蛋，我保证绝对不爬上你们污秽的阁楼。"

她说到做到，真的从没爬上过阁楼。但是，她一天到晚找我们麻烦。

有时候，她说："帮我带些覆盆子莓过来。"

我们说："自己去院子里找。"

有时候，她说："念书不要念那么大声，你们快把我耳朵震破了。"

我们不理会她，还是继续念下去。

有时候，她问："你们几个小时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"

我们继续做我们的"不动"练习，就算她往我们脸上扔水果，我们还是不理她。

有时候，她说："你们别再不讲话了，我快发疯了。"

我们不回答她，继续我们的"沉默"练习。

有时候，她问："你们今天为什么都不吃东西？"

我们说："今天是我们练习禁食的日子。"

表姐不工作，不读书，也不练习，她常常看着天空，有时会哭出来。

外婆从不打表姐，不骂她，也不要她工作。她什么都不要表姐做，也从不跟她说话。

珠宝

表姐来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到阁楼睡觉。我们从军官房里拿了两条毯子，然后在楼板上铺了些干草。在睡觉前，我们从每个洞孔往下望。军官房里没半个人，外婆的房里有灯光，这种情形很少见。

外婆从厨房拿了煤油灯，挂在她的梳妆台上。这是一个有三面镜子的家具，中间的镜子是固定的，两边的镜子可以活动，这样一来，就可以移动那两面镜子来看自己的侧面。

外婆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在她头顶那块黑头巾上面，她放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脖子上挂了好几条链子，手上也戴了手镯，手指上戴着戒指。她一边注视自己，一边自言自语：

“有钱真好，有钱真好！有了这一切，想要变美丽太容易、太容易了！风水轮流转！现在，这些珠宝都是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了！这只不过是公理出现而已。真是漂亮！真是闪闪动人呀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如果他们回来了呢？如果他们向我要回这些珠宝呢？一旦危机过去，他们全忘了，什么叫感激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们答应会给我很大的回报，可是接下来……不会，不会，他们已经死了，那老头子也快死了！他说过我可以留下这些珠宝……可是那个小女孩……她全看见了，也都听到了。她会向我再要回它们的，一定的。战争过了以后，她就会向我讨回那些东西。可是我不，我不会把这些东西还她，它们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。”

外婆又说：“得让她死，她也死了才行。这样一来，就没了证据，没人看见，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。对！那女孩她得死。她将会发生意外，就在战争结束之前。对！必须有个意外，不要毒药，这次不要。要意外，淹死在河里的意外，把她的头按在水里面，太难了。把她从地窖的楼梯上推下去，不够高！用毒药，只有用毒药了。用慢性的，确定的分量。一种慢慢折磨她的药，大概要几个月。反正这里又没有医生，没人管。嗯！战争期间很多人都是这样死的。”

外婆举起拳头，朝镜子里威胁她的假想敌人说："你们没办法拿我怎么样！你们没办法！"

她冷笑几声，取下那些珠宝，把它们放进一个布袋，然后把袋子藏到她的草席下面，接着就睡觉了。我们也睡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表姐走出厨房时，我们跟外婆说："外婆，我们要和你谈一件事。"

"又怎么了？"

"听清楚哦！外婆！我们答应过老先生要好好照顾表姐，所以，她不会发生任何事，不会有意外，也不会生病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我们也一样。"

我们拿了一封已经封起来的信给外婆看："这里面，全部的事情都写在这封信里面，我们会把这封信拿给神父，如果我们三个之中有一个人发生任何事，神父就会拆开这封信。懂吗？外婆！"

外婆看着我们，眼睛几乎快闭上似的，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声说着："狗养的，婊子生的，兔崽子！一出生就受诅咒的小鬼！"

下午，当外婆到葡萄园工作时，我们翻遍她的草席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
表姐和她的男朋友

表姐变得认真起来，她再也不找我们麻烦了。她每天都在大盆子里洗澡，那个盆子是用我们在酒吧里赚来的钱买的，她也常常洗她的洋装和内裤。在等衣服晾干的时候，她就用毛巾把自己包起来，或者穿上短裤趴在太阳下，让裤子晒干。她全身都是棕色的，头发长得可以盖住屁股，偶尔她会翻身仰躺，用她的长发遮住胸部。

到了晚上，她就到镇上去，而且在镇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一天晚上，我们跟踪她去，却没引起她的怀疑。

到了公墓附近，她加入了一群男孩和女孩中。他们年纪全都比我们大，全都坐在树底下抽烟，他们还带了酒，而且直接拿起酒瓶就喝。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在小路的一头把风，

如果有人走近，他就仍然静静坐着，然后吹起一首有名的歌，那群人就会四处散开，躲在灌木丛里或是墓碑后面。当危险过去，把风的人又吹起另一首歌。

那群人小声谈论着战争，也谈逃兵、集中营、反抗和重获自由的事。

听他们这么说来，那些在我们国家的外国军队，假装是我们的朋友，事实上却是我们的敌人。而那些不久就会到达这里，而且就要赢得这场战争的人，他们才不是敌人，相反的，他们才是真正解救我们的人。

他们说："我爸爸投靠了另一边，他就要和他们一起回来了。"

"我呢，我爸爸在开战时就逃跑了。"

"我父母加入了游击队，那时候我太小，不然就和他们一起去了。"

"我父母是被那群畜生带走的，被关进集中营里。"

"你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了，我也一样，他们几天前都死了。"

"这还不确定，总会有些人逃过一劫。"

"至于那些死了的人，有人会替他们报仇的。"

"可惜我们都太年轻了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"

“就快结束了，‘他们’迟早有一天会到这儿来解救我们。”

“我们带花到‘大广场’上欢迎他们。”

深夜时，那群人解散了，每个人都各自回家。

表姐和一个男孩一起离开，我们跟着她，他们走进镇上的小巷，在一面倒塌的城墙后消失了。我们没看见他们，但是听到表姐说：

“躺在我身上，对！就这样，吻我，吻我。”

那男孩说：“你真美！我要你。”

“我也是，但是我很害怕。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?”

“我会娶你的。我爱你，战争结束获得解放后，我们就结婚。”

“我们太年轻了，再等等吧!”

“我等不及了。”

“不要，你弄痛我了。不可以……不可以，亲爱的。”

那男孩说：“对，你说得很对，那就轻轻抚摸我吧！你的手过来，摸我这个地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来，转过身来！我要在你抚摸我的时候，亲你那里，我要亲亲你那个地方。”

表姐说：“不要，不要这样，我会不好意思的……噢！好舒服……噢！继续！快继续！我爱你，我好爱你!”

我们回家了。

降福

为了把我们借来的书还给神父，我们不得不又回到神父家。

这次是个老太太帮我们开的门。她让我们进去，并且对我们说：

“神父在等你们。”

神父说：“坐吧！”

我们把书放在他的书桌上，坐了下来。

神父看了我们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我在等你们，你们很久没来了。”

“我们想把这些书看完，而且我们太忙了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洗澡？”

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所有洗澡要用的东西了，我们买了两

个大盆子、肥皂、剪刀和牙刷。”

“用什么买？用什么钱买?”

“用我们在小酒吧里表演音乐赚来的钱。”

“那些酒吧是让人堕落的地方，尤其对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说。”

我们没回答。神父又说：

“你们甚至不来拿钱给瞎婆子。现在这些钱已经成了一大笔数目了。拿去吧!”

他把钱拿给我们，我们说：

“留着吧！你已经给得够多了，我们在真正需要时拿了你的钱。现在，我们赚的钱已经足够给小兔子了，我们也教她如何工作。我们帮她翻她院子里的土，还帮她在院子里种一些马铃薯、豆子、葫芦和番茄。我们也给她几只小鸡和兔子养，她现在忙着弄她的园子和畜生。她也不讨饭了，不再需要你的钱了。”

神父说：“那么，你们拿这些钱自己用吧！这样你们就不用再到酒吧工作了。”

“我们喜欢在酒吧里工作。”

“听说你们被别人打了，还用了刑。”

我们问：“你那个女仆呢？她后来怎样了?”

“她去前线照顾伤兵，结果死了。”

我们不说话。他问：

“你们要向我忏悔吗？我一向都会保守告解的秘密，你们不用怕，坦白说吧！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没什么好忏悔的。”

“你们错了，这样的罪名背负起来是很沉重的。告解会减轻你们的负担，上帝会原谅所有真心忏悔过错的人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会后悔，而且也没什么好后悔。”

一阵沉默之后，神父说：

“那天，我从窗户看到了一切，那块面包……但是，报应与否的决定权操纵在上帝的手里，你们没有权利取代他。”

我们不说话，他问：“我可以为你们祈福吗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这么做的话。”

他把手放在我们头上说：

“万能的上帝啊！赐福给这两个孩子吧！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，都请原谅他们！他们只是这个糟透了的世界里迷失的羔羊，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堕落时代的受害者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我恳求你拯救这两个孩子的灵魂，让他们的心灵在你永无止境的良善和仁慈中净化！阿门！”

接着，他又对我们说：

“就算你们什么都不需要，偶尔过来看看我也好。”

逃命

第二天白天，镇里的墙上出现了好几张海报，其中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老人躺在地上，身体被敌军士兵的刺刀穿过的图片。另一张海报上，是一个敌军士兵抓起一个孩子的脚，像甩大铁锤一样去打另一个孩子。另外还有一张，图中一个士兵一手抓着一个妇人的手臂，另一只手撕破她的上衣，那个妇人张大了嘴，泪水在眼里打转。看到那些海报的人都吓坏了。

外婆笑着说："这些都是骗人的，你们不要害怕。"

还有些人说，大城市已经沦陷了。

外婆说："如果他们已经渡过了多瑙河，就再也没有东西能阻挡他们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到这里。"

表姐说："那么我就可以回家了。"

有一天，人们说军队回来了，说现在是停战期，战争结束了。第二天，人们说新政府成立了，而战争将会持续下去。有很多外国士兵搭乘火车或卡车来到这里，也有不少我们自己国家的士兵来到镇上，他们其中有很多人都受伤了。当人们询问我们自己国家的士兵时，他们回答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穿过镇上，从那条经过军营附近的马路到另一个国家去。

人们说："他们逃走了，军队垮了，国家也快瓦解了。"

另一些人说："他们是在撤退转进，他们会在边界后面重新组织起来，在这里抵抗敌人。他们绝不会让敌人穿过边界的。"

外婆说："很难说哦！"

有许多人打从外婆家前面经过，他们也是要到另一个国家的。他们说要永远离开我们的国家，因为敌人到了之后会报仇，敌人会让我们国家的人民沦为奴隶。

有些人徒步逃亡，背上背个袋子。另一些人推着他们的脚踏车，上面载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有睡袋、小提琴、关在笼里的小猪、平底锅。另外还有些人高高坐在二轮马车上，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家具。

他们大部分是我们镇上的人，但也有一些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。

一天早上，传令兵和外国军官来向我们道别。

传令兵说："一切都完了，但投降总比送死好。"

他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军官在留声机上播放了一张唱片，我们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着，军官紧紧抱住我们，他哭了。

他说："我再也看不到你们了。"

我们对他说："你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"

"我不要孩子。"

他指着那些唱片和那架留声机继续说道：

"把这些东西都留着，好让你们记得我。但不要保留那本字典，你们将会被迫学习另一种语言。"

尸堆

一天晚上，我们听到爆炸声、枪声和机关枪的扫射声。我们走出屋子瞧瞧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见到一团火光从军营的地方升起。我们在想，敌军已经到了。但是，第二天，小镇上却安静无声。我们只听到很远的地方，有大炮的隆隆声。

通往基地的那条路的尽头，没有站岗的卫兵了。一阵带有恶心气味的浓烟升向天空，于是我们决定去看看。

我们进入营地，里面空空的，没有半个人。到处都没有人。有几间房舍还继续在烧，那臭味真令人难以忍受。我们掩住鼻子继续前进，前面一片有倒钩的铁丝挡住我们的去路。我们爬上一座瞭望台，看见一座大广场，广场上堆起了四堆黑黑的大柴堆。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缺口，是一个可

以通往铁丝网另一侧的入口。然后我们爬下瞭望台，找到那个入口。那个入口是一扇未关上的铁门，上面用外国文字写着“临时收容所”。通过那道门，我们走进了那座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收容所。

那些我们在高处看见的黑柴堆，其实是一堆一堆被烧焦的尸体。有些烧得非常彻底，只剩下骨头，另外一些只是稍微烧黑而已。这里有好多尸体，大人、小孩都有。我们认为他们是先被杀死，然后才被堆起来浇上汽油放火烧掉的。

我们开始呕吐，于是立刻跑出了收容所。我们回到家，外婆叫我们吃饭，但是我们还在呕吐。

外婆说：“你们刚刚又吃了一些脏东西吧！”

“对，吃了一些青苹果。”

表姐说：“收容所被烧掉了，我们应该去看看，一定没有半个人了。”

“我们去过了，那里没什么好玩的！”

外婆冷笑着说：“那些英雄没有留下东西吗？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带走了？他们没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？你们仔仔细细看清楚了吗？”

“看过了，外婆，我们看得很仔细，没有任何东西。”

表姐这时走出厨房。我们跟着她。我们问她：

“你要去哪里?”

“到镇上去。”

“现在就去？平常你只有晚上才去哪里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对，但是我在等一个人。”

表姐又对我们笑了笑，然后就朝镇上的方向跑去。

母亲

我们在院子里，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院子前面，妈妈下了车，后面跟着一个外国军官，他们几乎是跑着穿过院子。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娃娃，她看着我们喊道：

“过来，快上车！我们要离开了！快点，别做那些事了，快来！”

我们问：“那个娃娃是谁的？”

她说：“是你们的小妹妹，快来！没时间浪费了！”

我们问：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另一个国家！别问了，快来！”

“我们不想去，我们想留在这里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不得不去那里，所以你们得和我一起去。”

“不，我们要待在这里。”

这时，外婆从房里走出来，她和妈妈说：

“你在那里做什么？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来找我的儿子，我会寄钱给你的，妈妈。”

外婆说：“我不要你的钱，而且我也不会把小孩还给你。”

妈妈叫军官强行把我们带走，于是我们跑进屋里攀上绳子很快就爬上阁楼。那个军官试着想抓住我们，可是却被我们在脸上踢了几脚。军官口中一直在咒骂，而我们则把绳子拉上来。

外婆冷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他们不想和你一起走。”

妈妈叫得很大声：“我命令你们立刻给我下来！”

外婆说：“他们从不听命令的。”

妈妈哭了起来说：“快来，亲爱的，我不能丢下你们自己离开。”

外婆说：“你有个外国杂种还不够吗？”

我们说：“妈，我们在这儿很好，你安心走吧！我们在外婆家过得很好。”

我们听到大炮和机关枪的射击声，军官抓住妈妈的肩膀，往吉普车的方向拉，但是妈妈推开他说：“他们是我的儿子！我要他们！我爱他们啊！”

外婆说："我啊！我也需要他们，我老了。而你呢？你还可以多生其他的孩子，你手上抱的就是！"

妈妈说："我求求你，不要拦他们。"

外婆说："我可没拦他们。去啊！孩子们，快下来和你们的妈妈一起走。"

我们说："我们不想走，我们要留下来和你在一起，外婆。"

军官抱住妈妈，但是她又推开他，军官坐进吉普车开始发动引擎。就在此时，院子被一颗炮弹击中了，爆炸声中，妈妈倒在地上。军官跑向她，外婆把我们拉开，对我们怒吼：

"别看！快回屋里去！"

军官咒骂了几句便跑回他的吉普车，然后驾驶吉普车急速离去。

我们看着妈妈，她的内脏全露出来了，她全身都是红红的，那个娃娃也是。妈妈的头挂在炸弹炸开的大洞里。她的眼睛张开，而且还充满着泪水。

外婆说："去找铲子来！"

我们在洞底放了一块毯子，让妈妈躺在上面。那娃娃始终被妈妈抱在胸前，我们用另一块毯子把她们盖上。然后，

我们就把洞填满。

当表姐从镇上回来时，她问：

“发生了什么事吗?”

我们说：“对，一颗炸弹把院子炸出了一个大洞。”

表姐的离去

我们整个晚上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。但是到了天快亮时，就突然安静下来了。我们睡在军官的大床上，他的床已经变成我们的，而且他的房间也一样变成我们的了。

早上，我们到厨房吃早餐，外婆站在炉灶前，表姐在叠被子。

她说："我真的没睡好。"

我们说："等一下你可以到院子里睡，现在已经没有噪音了，天气又很好。"

她问："你们昨天整晚都不害怕吗？"

我们耸耸肩，没回答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。一个便衣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两个士

兵，那些士兵肩上背了冲锋枪，他们穿着我们从没见过的制服。

外婆跟他们说了一些只有在喝完白兰地后才说的语言，那些士兵回了她几句之后，外婆就跳起来搂住他们，一人亲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和他们说话。

那个便衣说："夫人，你会说他们的语言吗？"

外婆回答："先生，那是我的母语。"

表姐问："他们来了吗？他们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们想要带花到大广场去欢迎他们。"

那便衣问："你说的'我们'是指谁？"

"我的朋友和我。"

便衣笑着说："现在已经太迟了，他们昨晚半夜就到了。而我呢，我是随后跟着来的，我在找一个女孩。"

他说了个名字，表姐就立刻接口说："对，就是我，我父母在什么地方？"

便衣说："我不知道，我的任务只是负责找回名单上的孩子。我们要先带你去大城市的收容所报到，然后再去找你的父母亲。"

表姐说："我在这里有个朋友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你的名单上。"

她说了她男朋友的名字，那便衣看了看他的名单之后说：

“有，他已经在军队的总司令部了，你们路上会碰面的，去准备行李吧！”

表姐高兴得不得了，她把她的洋装打包好，用浴巾把她的盥洗用品包起来。

那便衣转身问我们：“你们呢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”

外婆说：“他们是我的外孙，他们会一直待在我家。”

我们说：“对，我们要待在外婆家。”

那便衣说：“我还是想知道你们的名字。”

我们告诉他，他看看他手上的名单说：

“你们不在名单上。夫人，你可以留下他们。”

外婆说：“什么意思？我‘可以’留下他们！我当然可以留下他们！”

这时候，表姐说：“我准备好了，走吧！”

那个便衣说：“你还真急呢！你起码也要谢谢夫人和这两位小朋友。跟他们说再见吧！”

表姐说：“小朋友？是小混球啦！没错！”

她紧紧抱了抱我们说道：“我不会亲你们的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这样。少做蠢事，小心点！”

她又紧紧抱了我们几下，她哭了。那个便衣拉着她的手向外婆说：“谢谢你，夫人，谢谢你为这孩子所做的一切。”

我们全都走出屋子。在院子门前有一辆吉普车，那两个士兵坐在前面，便衣和表姐坐在后面。外婆又向他们喊着说了一些话，士兵们开了几句玩笑，吉普车就驶走了。表姐没有回头望我们一眼。

新来的外国士兵

表姐走了以后，我们跑到镇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

街上的每个角落都有坦克车，大广场上还有一些卡车、吉普车、摩托车和带跨斗的摩托车，到处都有军人，他们在市场那片广场上搭起帐篷，设置露天厨房。

当我们走过他们身旁时，他们冲着我们笑，然后又对我们说了些话，但是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。

除了那些军人之外，街道上没有半个人，每间屋子的门都是关上的，百叶窗紧闭着，店门口的大帘子也拉了下来。

我们回到家，对外婆说："镇上到处都很安静。"

外婆冷笑着说："他们只是稍作休息，但是到了下午，你们看着吧！"

“外婆，会发生什么事吗?”

“他们会开始搜查，他们会进人每一个地方搜一搜，然后拿走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。我经历过战争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啊！没什么好怕的，因为这里没什么好拿的，而且我也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。”

“外婆，他们在找什么?”

“找间谍，找武器，找食物，找手表、金子，还找女人啊!”

果然，到了下午，那些军人开始很有步骤地搜索每栋房子。如果不给他们开门，他们就对空鸣枪，然后撞破你的门。很多房子都空了，居民们要不就走得一干二净，要不就躲在森林里。那些没人住的空房子也像其他房子一样被搜过，那些商店和铺子也一样。

军人搜过以后，就轮到小偷侵人商店和空屋里了。那些小偷还都是一些小孩和老人，也有一些是妇人，或是什么都不怕的人，或是穷人。

我们遇到了小兔子，她手上拿了几件衣服和几双鞋。她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趁里面还有得拿时赶快进去拿！我啊，我已经跑进去三趟了。”

我们走进那间门被撞破的文具店，那里只有几个比我们年纪还小的小孩，他们拿了几支铅笔、蜡笔、橡皮擦、卷笔刀和书包。

我们悄悄选了我们需要的东西，有全套的百科全书、几支铅笔和一些纸。

在大街上，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为了一条烟熏火腿大打出手，他们四周围满了看热闹和火上加油的人。那个老太太抓了老先生一脸伤，最后，还是她拿到了火腿。

那些小偷喝着偷来的酒，喝得烂醉，然后打起架来，要不就是打破他们抢过的商店和住家的玻璃，或摔餐具，把他们不需要或带不走的东西都扔在地上。

那些军人也在喝酒，然后又回到那些房子里，但是这一次，他们是去找女人。

我们听到了枪声，还有那些被强暴的女人高声大喊的尖叫声。

大广场上，有一个士兵在弹奏手风琴，其他的士兵则在一旁唱歌跳舞。

火灾

有好几天，我们都没看到我们邻居太太出现在她们家的院子里，也没有遇见小兔子，所以我们就跑去她们家看看。这栋破房子的门是开着的，我们走进去，屋子的窗户都很小，虽然外面的太阳光很亮，但是房子里却很暗。

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，我们看到了邻居太太躺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她两腿垂挂着，手放在脸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小兔子则躺在床上，光着身子，她张开的两腿间有一摊血和精液，她的睫毛始终紧闭着，黑牙上方翘起的嘴唇留着一丝永远的微笑。小兔子死了。

邻居太太说："你们出去！"

我们走近问她："你不是聋子吗？"

“没有，我也没瞎，出去！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想帮你。”

她说：“我不需要帮忙，我什么也不需要，出去！”

我们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？她死了。”

“没错，是那些新来的外国士兵做的吗？”

“对，是她叫他们来的。她走到大马路上，做了手势招呼他们进来，他们大概有十二个或是十五个人。当时他们爬到她身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她口中还一直不停叫着：‘好舒服哦！真的好舒服哦！来啊！你们都过来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’她和那些士兵一直玩一直玩，她死的时候都还很快乐。我呢？我却没死！一直躺在这里，不吃不喝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但是死神还是没有来。当我们呼唤他的时候，他从不来，但他总喜欢折磨我们。我好几年前就要他来了，但是他却不理我。”

我们问：“你真的想死吗？”

“我还能想什么？如果你们想为我做些什么，就放把火把房子烧了吧！我不想让人发现我们这个样子。”

我们说：“但是你会非常非常痛苦的。”

“别管这个了。如果你们办得到的话，就放火吧！”

“好吧！太太，我们办得到，你可以相信我们。”

于是我们用剃刀割断了她的喉咙，然后从一辆军车上弄来一些汽油，浇在那两具尸体和那栋破房子的墙上。我们放了一把火之后，就回家了。

到了早上，外婆对我们说：

“隔壁的房子被烧掉了，她们母女俩都在屋子里，那个疯女孩一定是忘了有什么东西在炉灶上。”

我们后来又回到那间屋子，打算把鸡和兔子抓回家，可是已经有其他邻居趁晚上时把它们抓走了。

战争结束

有好几个礼拜，我们都看到打胜仗的外国军队从外婆家门口经过，我们现在都叫他们“解放军”。

坦克、大炮、运兵车和卡车夜以继日地穿过边界。现在的前线，越来越向邻国的土地推进了。

有另一批人群从相反的方向列队走来，他们是战争俘虏和战败者。其中也有很多我们国家的男子，他们还穿着制服，但已经不再拿武器，也没挂肩章了。他们低着头走，一直走到车站，上了火车。至于要去哪儿，去多久，没人知道。

外婆说他们要被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去一个又冷又无人居住的国家。在那里，人们都被迫去做艰苦的工作，所以

那些人都没有一个人能回得来，他们会冻死、累死、饿死，还会因为各种疾病而死去。

在我们国家重获解放一个月后，各处的战争都结束了，那些军人进驻我们国家。有人说，他们要永远地住下来，于是我们要外婆教我们说他们那些人的语言。

“你们要我怎么教你们？我又不是老师。”

我们说：“外婆，很简单啊！你只要整天都和我们说那种语言，直到我们懂了为止。”

很快地，我们学会的语言，已够用来担任居民和那些军人的翻译了。我们利用这个本领做些小生意，用军队带来的大批物品，像香烟、烟草、巧克力，来和镇上居民们交换他们拥有的东西，像葡萄酒、白兰地和水果。

钞票不再值钱了，每个人都拿物品来交换。

女孩们和士兵一起睡觉，好跟他们换丝袜、珠宝、香水、手表或是其他从别的城镇拿来的东西。那些城镇都是这些军人们走过的地方。

外婆再也不推她的独轮车上市场了。那些打扮得很漂亮的妇人们到外婆家，求外婆让她们用一枚戒指或耳环换一只鸡或灌肠。

还有人在分发粮票，于是大家从清晨四点起，就在肉店

和面包店门口前排队。这时，其他商店都还是关着的，而且里面也没有商品了。

大家什么都缺，外婆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

不久之后，我们国家又有了新的军队和政府，但是这次是由军队指导我们国家的新政府。公共建筑物的上方都飘着军队的旗子，到处都挂着他们领导人的照片。他们教我们唱他们的歌、跳他们的舞，而且还在我们的戏院里放映他们的电影。在学校里，学习军队的语言是人民的义务，其他的外国语则被禁止。

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军队，还是针对新政府的任何批评或玩笑，都是不允许的。只要有人密告，军队就可以不依其他证据随便抓人入狱，既没有诉讼，也没有审判。一些男人和女人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他们的家人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。

边界又筑起来了，现在它是禁止通行的。

我们国家再度被一排铁丝网围了起来，我们和外界完全隔绝了。

学校又开学了

秋天的时候，所有的小孩又回到学校，除了我们。

我们对外婆说："外婆，我们再也不想上学了。"

她说："我也很希望这样，我很需要你们在这里，而且你们在学校能学到什么呢?"

"什么都学不到，外婆，绝对学不到什么的。"

没多久，我们收到一封信。外婆问：

"谁写的信?"

"里面说你对我们有义务，而且我们应该去上学。"

外婆说："把信烧了，我不识字，没人看过这封信。"

我们烧了那封信。很快，我们又收到了第二封信，信上写着，如果我们不去上学，外婆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们

又烧了那封信。然后，我们告诉外婆：

“外婆，别忘了，我们一个是瞎子，另一个是聋子。”

过了几天，一个男人出现在我们家。他说：

“我是小学督察，你家里有两个到了受义务教育年纪的小孩，你也已经收到了两封和这件事有关的通知。”

外婆说：“你说的是哪些信啊？我不识字，那些孩子也不识字。”

我们其中一个人问：“是谁？谁在说话？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他问我们识不识字，他长得怎样？”

“很高，一副很凶的样子。”

我们一起大喊：“滚出去，不要伤害我们！不要杀我们！救命啊！”

我们躲到桌子底下，督察问外婆：“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外婆说：“唉！两个可怜的孩子，他们害怕每一个人，他们在大城市时曾被可怕的事情吓过。而且一个聋了，另一个瞎了，聋了的把他看到的向瞎子解释一遍，然后瞎了的把他听到的向聋子解释一遍。不这样的话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我们在桌底下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爆炸啦！好吵啊！好刺眼哦！”

外婆解释说："如果有人吓他们，他们就会听到或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"

督察说："那是幻觉，得带他们到医院治疗。"

我们吼得更大声了。

外婆说："千万不可以！他们的不幸就是在医院里发生的。他们的母亲在医院工作，他们去看她，当炸弹炸到医院时，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受伤和被炸死的人，然后就当场昏迷了好几天。"

督察说："可怜的孩子们，他们的父母到哪儿去了?"

"死了或失踪了，我怎么知道?"

"他们对你来说，一定是很沉重的负担。"

"我又有什么办法？他们只有我这个亲人了。"

督察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握紧外婆的手说道：

"你真是个勇敢的女人。"

后来，我们又收到了第三封信。上面写说，由于我们的残疾和心灵上的创伤，我们可以不必再到学校去了。

外婆卖了她的葡萄园

有一位军官到外婆家来，要她卖掉她的葡萄园，因为他们要在那块地上盖房舍，给驻守边界的士兵们住。

外婆问："你们要用什么付我土地费？钞票可不值钱喔！"

军官说："我们帮你家装设自来水和电线，来换你那块地。"

外婆说："我不需要你们的电，也不需要你们的自来水，我向来都不靠那些过活。"

军官说："我们也可以不拿任何东西和你换，而照样要你的地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建议，我们就会这么做。军队需要你的土地，而你身为爱国者的义务，就是要把土地

让给军队。”

外婆张嘴正要说话，但是我们抢着插嘴说：“外婆，你年纪大了，又那么累，那块葡萄园带给你太多的工作，却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收获，相反，一旦有了水电，我们的房子就会身价暴涨。”

军官说：“老太婆，你的孙子们可比你聪明多了。”

外婆说：“什么？你竟敢这么说？那就和他们去讨论好了，叫他们决定。”

军官说：“但我要你签名。”

“你们要我签什么我就签，反正我又不会写字。”

外婆这时哭了起来，她站起身来对我们说：“交给你们处理了。”

话一说完，她就走进葡萄园。

军官说：“那个可怜的小老太婆，她可真是爱她那块园子啊！事情就这么决定了？”

我们说：“你也看到了，这块地是她精神上重要的支柱。军队当然不会强迫剥夺一个可怜老太太多年的成果。而且，那个老太太还是我们伟大‘解放军’那个国家的人呢！”

军官说：“啊？真的？她的祖籍是……？”

“是的，她说他们那个国家的语言说得很棒呢！我们也

是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想要滥用职权……”

军官赶紧说：“当然不会！当然不会！你们想要什么?”

“除了水电以外，我们还要一间浴室。”

“啊？就这样？呃……你们想把浴室设在哪儿?”

我们带他到我们的房间，告诉他我们想在哪里盖浴室。

“在这里，盖在我们的房间里，大概七八平方米，要有嵌入型的浴缸、洗手台、莲蓬头设备，还有热水器和抽水马桶。”

他注视了我们好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些我们办得到!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还要一台收音机，我们都没有收音机，而且现在又不可能买得到。”

他问：“还有吗?”

“没有了，就这样。”

他大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会有浴室和收音机的，但是我看我最好还是和你们的外婆谈一谈。”

外婆的病

一天早上，外婆没有走出她的房间，我们敲她的门、喊她，她都不回答。

我们跑到房子后面，打破她房间的一块玻璃窗钻了进去。

外婆躺在床上，没有动静，但是她还有呼吸和心跳，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留在她身边，另一个人跑去找医生。

医生检查了外婆的身体后说道："她中风了，是一种大脑的内出血。"

"她会死吗？"

"这就不知道了，她虽然老了，心脏倒还很好。一天给她吃三次药，然后要有人照顾她。"

我们说："我们来照顾她，要做些什么呢？"

“喂她吃，帮她洗澡，她可能从此就完全瘫痪了。”

医生走了之后，我们准备一盘蔬菜泥，然后用一根小汤匙喂外婆吃。到了晚上，她的房间传来一股难闻的味道，我们掀开她的被子，她的草席上全都是粪便。

我们去一个农人家里找了一张草垫，买了一件给小娃娃穿的橡皮短裤和尿布。

我们把外婆的衣服脱掉，帮她在浴盆里洗澡，又替她把床弄干净。因为外婆非常瘦，所以穿起娃娃的裤子非常合身，而且我们一天帮她换了好几次尿布。

过了一个礼拜，外婆的手开始动了。一天早上，她开口大骂道：

“狗养的！去烤只鸡来！你们怎能巴望我靠你们那些像草一样的生菜烂泥就恢复体力？我还要喝羊奶！你们不要以为我生病了，就什么事都忘了做！”

“没有，外婆，我们什么都没疏忽。”

“扶我起来，你们这两个孬种！”

“外婆，医生说你要好好躺着休息。”

“医生说，医生说！那个大白痴！说什么我会一直瘫痪？我会给他看看，我是怎么一直瘫痪的！”

我们扶她起身，陪她走到厨房，扶她坐在板凳上。当鸡

烤好时，她就独自吃了起来。吃饱之后，她说："你们还等什么？去帮我做一根坚固的拐杖。快去啊！你们这两个懒鬼，我要去看看一切是否都还好。"

于是我们跑到森林里去，找到一根合适的树枝，然后在她面前按照她的身高做了一根手杖。她拿着那根拐杖威胁我们说："如果一切都乱七八糟，你们就给我当心点！"

她走到院子里，我们远远跟在后面。她走进厕所，我们听到她在嘀咕：

"尿布！什么鬼主意，他们疯了！"

当她回到屋里，我们跑进厕所看，结果发现她把裤子和尿布都丢到茅坑里去了！

外婆的宝藏

一天晚上，外婆说："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，我有话跟你们说，不希望有人听到。"

"不会有人经过这里的，外婆！"

"你们知道，那些边界卫兵会四处乱逛，而且他们很擅长在门后偷听。拿纸和笔给我。"

我们问："外婆，你要写字啊？"

"听我的话去做就是了，不要多问！"

我们关上门窗，拿来了纸笔。外婆坐在桌子的另一端，在纸上画着。她低声告诉我们：

"这就是我藏宝的地方。"

她把纸递给我们。她在纸上画了一个长方形和一个十

字，在十字的下面还有个圆圈。外婆问：

“你们看得懂吗?”

“懂。外婆，我们看得懂。可是我们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什么? 你们早知道什么?”

我们小声向她说：“知道你的宝物藏在外公的十字架下面。”

外婆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：“我早该怀疑了，你们早就知道了吗?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，外婆，从我们看见你在整理外公的坟墓时就知道了。”

外婆忍着怒气说：“激动也没有用。反正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们。现在看来，你们还够聪明，知道要做些什么。”

我们说：“在这个时候，也不能做什么大事情。”

外婆说：“没错，是不能做，要等。你们知道要慢慢等吧?”

“知道，外婆。”

我们三人有好一会儿都没说话，然后外婆才缓缓说道：“我还没说完。听着！如果我又中风的话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不要你们帮我洗澡，也不要那些娃娃裤子和那堆尿布!”

她站起身来，在她的架子上翻那些瓶瓶罐罐。她拿了一个蓝色的小瓶子走了回来说：

“另外，再把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我中风后的第一杯羊奶里，代替你们那些没用的蠢药。”

我们没回答，她叫道：“狗养的，你们到底懂不懂？”

我们又不回答。她说：“你们也许是怕别人验尸吧？狗养的！不会有人验尸的。一个老女人在第二次发病时死了，没有人会专程跑来验尸的。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不怕验尸。外婆，我们只是认为你可以再康复。”

“不，我不会再康复了，我很清楚，所以得尽快解决。”

我们什么也没说。外婆开始哭了，她说：“你们不懂什么是中风，中了风什么都看得见、听得到，就是不能动。如果你们连为我做件小事都没办法，你们就真的是忘恩负义的兔崽子！”

我们说：“外婆，别哭了，我们会做到的。如果你真那么想，我们会做的。”

父亲

父亲到外婆家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都正在厨房里工作，因为外面下雨了。

爸爸站在门口，手抱在胸前，两腿叉开站立。他问：

“我老婆在哪里?”

外婆冷笑着说：“哎哟！她可真有个货真价实的‘丈夫’啊!”

爸爸说：“没错，我是你女儿的丈夫，而且那边那两个是我儿子。”

他看看我们，又说：“你们长大了，还是没变。”

外婆说：“我女儿，也就是你老婆，把这两个孩子托给我照顾。”

爸爸说："她那时该把他们寄养给别人才对。她在哪里？有人跟我说她到国外去了，是真的吗？"

外婆说："这都是老故事了，你以前都到哪儿了？"

爸爸说："那时我是战俘，但是现在我要找回我的老婆。老巫婆，别想把她藏起来。"

外婆说："我喜欢你对我为你小孩所做的一切所给的赞美词。"

爸爸叫着："我不管，她到底在哪里？"

外婆说："你不管？不管你的孩子和我？那好，我带你去看看你老婆在哪里！"

外婆走到院子里，我们跟在她身后，她用拐杖指了指我们在妈妈坟墓上种花的那块四方地。她说："好啦！你老婆在那里，在地底下。"

爸爸问："她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死的？"

外婆说："她是死了，死在炸弹之下，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。"

爸爸说："可是，也不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埋呀！"

外婆说："我们只是把她埋在她死去的地方，而且这也不是随便哪个地方，这是我家的院子，也是她小时候玩耍的院子。"

爸爸看着那些湿润的花朵说："我想看她。"

外婆说："不可以，不可以打扰死人。"

爸爸说："不管怎么说，都应该把她埋在墓地才行，这是法律规定的，拿把铲子给我。"

外婆耸耸肩说："拿把铲子给他。"

我们看着爸爸在雨中破坏了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一小方块花园，我们看着泥土被翻开了。爸爸挖到了毯子，他把毯子掀开，一具大骷髅躺在那里，胸前还有一具好小好小的小骷髅。

爸爸问："她身上那个是什么东西？"

我们说："是娃娃，是我们的妹妹。"

外婆说："我可告诉过你，让死人安息的。来吧！到厨房洗洗手吧！"

爸爸没回话，他看着那些骷髅，脸上湿成一片，也分不清是汗水、泪水还是雨水。他费力地爬出墓穴，连头也不回就走了，手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巴。

我们问外婆："怎么办？"

她说："再把墓穴重新埋起来，要不然还能怎么样？"

我们说："外婆，你进去取暖吧！我们会料理一切的。"

她回到屋里。

我们用一条毯子把那些骨头搬到阁楼去，放在草垫上摊开来，好让骨头快一点晾干。然后我们下楼把已经没有尸体的墓穴再填起来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有好几个月吧，我们把妈妈和娃娃的头骨和骷髅拿出来擦拭磨亮，然后小心翼翼用细铁丝把每根骨头串在一起，重新组合起来。当我们完成了，就把妈妈的骷髅挂在阁楼的一根梁柱上，在她的脖子上再绑上娃娃的骷髅。

爸爸又回来了

之后的好几年，我们都没见到爸爸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外婆的中风又复发了一次，我们照她的要求为她解脱了。她现在和外公在同一座坟墓里。在挖开坟墓前，我们取回宝藏，藏到我们窗前的板凳下面，那里还有步枪、子弹和手榴弹。

一天晚上，爸爸来了。他问："你们外婆呢?"

"她死了。"

"你们自己生活？应付得怎么样?"

"很好，爸爸。"

他说："我是来这里藏身的，你们要帮我。"

我们说："你好几年都没有消息了。"

他给我们看他的双手，没有半个指甲，它们都被连根拔掉了。

他说：“我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，他们给我上了刑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不知道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我是有嫌疑的政治人物，我不能从事自己的本行，因为我一直被人监视着，我的公寓定期会有人进去搜一次，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国家了。”

我们说：“你想越过边界?”

他说：“对，你们住在这个边界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们应该认识，也应该知道……”

“没错，我们既认识也知道这里的一切。边界是没有人能够穿越的。”

爸爸低下头，看着他那只手好一会儿，然后对我们说：

“那边应该还是会有缺口的，应该有办法过去。”

“如果要冒生命危险，当然是有办法。”

“要我留在这里，还不如叫我去死。”

“爸爸，你要熟悉一切状况之后再作决定。”

他说：“我听你们说。”

我们向他解释：“第一个困难是要抵达第一道有刺的铁丝网，而且不可遇上巡逻的士兵，也不可以被瞭望台上的卫兵

看到。要通过这一关没什么问题。我们知道巡逻的时间和瞭望台的地点。铁丝网的高度是一米半，纵深一米。要带两块木板，一块用来爬上铁丝网，另一块要放在铁丝网上好让你站在上面。如果你失去平衡，就会掉进铁丝堆里被尖刺钩住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不会失去平衡的。”

我们继续说：“想要通过下一道铁丝网，还得把那两块木板再抽回来，两道铁丝网中间的距离是七米。”

爸爸笑道：“这是小孩子玩的把戏。”

“没错，但两道铁丝网中间都埋了地雷。”

爸爸脸色变得惨白，接着说：“那就不可能了。”

“不会，只不过是运气好坏的问题而已，那些地雷都是以锯齿形或‘W’形埋下去的，如果走直线，就只冒着惟一的一个地雷的危险，在跨大步伐前进时，大约有七分之一的几率可以躲掉地雷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愿意冒这个险。”

我们说：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很乐意帮助你，我们会陪你走到第一道铁丝网栅栏。”

爸爸说：“好吧！谢谢你们！有没有东西可以吃的？什么都可以。”

我们取出面包和羊奶酪给爸爸吃，又给他喝外婆以前葡萄园里产的酒。我们在他杯里倒了几滴安眠药，那是外婆很用心地用植物调制而成的药。

我们把爸爸带到我们房里。我们说：“晚安，爸爸，好好睡，明天我们会叫醒你。”

我们回到厨房睡在板凳上。

别离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很早就起床了，我们确定爸爸还睡得很熟。

我们准备了四块木板。

我们把外婆的宝藏，例如金块、银币和许多珠宝都挖出来，而大部分的宝藏都装在麻布袋里。我们两人各拿了一颗手榴弹，以防备巡逻队发现时派上用场。如果干掉巡逻队的话，可以让我们节省不少时间。

我们在边界绕了一圈，重新确认附近的地形，以标出最好的位置——两座瞭望台之间的死角。在那儿，我们把布袋和两块木板掩藏在一棵大树底下。

完成后，我们就回家吃饭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把早餐端

去给爸爸吃，我们得摇摇他才叫得醒。他揉揉眼睛说：“我已经很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”

我们把餐盘放在他腿上，他说：“多么丰盛的一餐啊！有羊奶、咖啡、蛋、火腿、奶油还有果酱！这些东西在大城市里根本就吃不到，你们是怎么弄来的？”

“我们一直都在工作。爸爸，快吃了吧！我们可没时间在你离开前再准备一餐给你吃了。”

他问：“今晚要走吗？”

“待会儿就走，你准备好就走。”

他说：“你们疯了？我可不在大白天里越过他妈的边界！别人会看到我们的！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也怕会被看到啊！但是你想想，爸爸，只有那些笨蛋才会想到在晚上越过边界。一到晚上，巡逻队的巡逻次数是白天的四倍，而且整个区域都一直有探照灯扫来扫去。相反，快到早上十一点时，警戒会全面松懈下来，那些哨兵认为没有人会疯到在那个时候企图闯过铁丝网。”

爸爸说：“有道理，我相信你们。”

我们问：“你能不能让我们在你吃饭时，搜一下你的口袋？”

“我的口袋？干吗？”

“不能让人认出你的身份，如果你发生什么事，别人又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就会被人以共犯的罪名逮捕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们什么都想到了。”

“我们不得不替自己的安全着想。”

我们翻翻爸爸的衣服，拿了他的证件、身份证、他的地址簿、火车票、收据和妈妈的相片。除了相片之外，我们把这些全都丢到厨房的炉灶里烧掉了。

一到十一点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我们两个人各自带了一块木板。

爸爸什么也没拿。我们只要求他尽可能不出声地跟在我们后面。

到了边界附近，我们告诉爸爸趴在大树后面不要动。

不久，距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两人一组的巡逻队经过，我们听到他们说：

“你看今天会有什么好吃的?”

“一定是和平常一样的狗屎!”

“除了狗屎还是狗屎。昨天的菜我吃下去差点没吐出来，但有时候还不错。”

“不错? 如果你喝过我妈妈煮的汤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”

“我从没喝过你妈妈煮的汤。而我自己，一生下来就没妈妈。我向来只吃狗屎。最起码在军队里，我偶尔可以吃得不错。”

巡逻队走远了。我们说：“爸爸，快走，我们距离下一次巡逻队出现还有二十分钟。”

爸爸把那两块木板夹在腋下向前走去，他把木板靠在铁丝网上，往上爬。

我们平趴在大树后面，用手掩住耳朵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
“轰！”爆炸了。

我们带着事先藏在树下的另外两块木板和麻布袋，直奔向那排有尖刺的铁丝网。

爸爸趴倒在第二道铁丝网栅栏的附近。

是的，有一个方法可以通过边界，就是叫某个人走在前面。

提着麻布袋，走在地上新踩出来的脚印上，然后踏过爸爸毫无生气的身体，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跑到另一个国家去。

另一个留下来的人，就回到外婆家。